村干部

原创长篇小说

COAY Books

目录
Content

- 第1节：第一章当了支书就要饭(1)
- 第2节：第一章当了支书就要饭(2)
- 第3节：第一章当了支书就要饭(3)
- 第4节：第一章当了支书就要饭(4)
- 第5节：第一章当了支书就要饭(5)
- 第6节：第一章当了支书就要饭(6)
- 第7节：第二章要饭回来以后(1)
- 第8节：第二章要饭回来以后(2)
- 第9节：第三章和投机倒把分子的勾结(1)
- 第10节：第三章和投机倒把分子的勾结(2)
- 第11节：第三章和投机倒把分子的勾结(3)
- 第12节：第三章和投机倒把分子的勾结(4)
- 第13节：第三章和投机倒把分子的勾结(5)
- 第14节：第四章又在公社写检查(1)
- 第15节：第四章又在公社写检查(2)
- 第16节：第四章又在公社写检查(3)
- 第17节：第四章又在公社写检查(4)
- 第18节：第四章又在公社写检查(5)
- 第19节：第四章又在公社写检查(6)
- 第20节：第四章又在公社写检查(7)
- 第21节：第五章住了一回监狱(1)
- 第22节：第五章住了一回监狱(2)
- 第23节：第五章住了一回监狱(3)
- 第24节：第五章住了一回监狱(4)
- 第25节：第五章住了一回监狱(5)
- 第26节：第五章住了一回监狱(6)
- 第27节：第五章住了一回监狱(7)
- 第28节：第五章住了一回监狱(8)
- 第29节：第五章住了一回监狱(9)
- 第30节：第五章住了一回监狱(10)

- 第31节：第五章住了一回监狱(11)
- 第32节：第六章出狱以后的感觉，给个支书还不干(1)
- 第33节：第六章出狱以后的感觉，给个支书还不干(2)
- 第34节：第六章出狱以后的感觉，给个支书还不干(3)
- 第35节：第七章烧砖记(1)
- 第36节：第七章烧砖记(2)
- 第37节：第七章烧砖记(3)
- 第38节：第七章烧砖记(4)
- 第39节：第七章烧砖记(5)
- 第40节：第七章烧砖记(6)
- 第41节：第七章烧砖记(7)
- 第42节：第七章烧砖记(8)

第1节：第一章当了支书就要饭(1)

第一章当了支书就要饭

第一章当了支书就要饭

他叫尚朝贵，和尚的尚，朝廷的朝，富贵的贵。

这名字是父亲给他起的，也没说是什么意思，反正就这么叫下来了，他自己也没有想过这名字里还有什么，别人这么叫，就这么听着，一个音儿还没有听熟，就晃过了三十多年。他的身材和他的父辈们不太一样，短、瘦、小，五官也小，眯眯眼，小鼻子翘翘的，别看那是一双眯眯眼，一闪一个鬼点子。

他的屁股刚刚放在村党支部书记和革命委员会主任那把椅子上，门外就来了一群人，黑压压坐了一地，大大小小的眼睛瞪着他，放着一种光，是那种饿疯了又疯不起来，饿得奄奄一息但又看到一丝希望的光。他那双眯眯眼静静地对着人群看了一会儿，肚子里也咕咕地叫了一阵。

“活人不能叫尿憋死，要饭去吧。”他笑着说。

人们都没有动，以为是说东家的夜壶西家的碗，平时扯淡扯惯了，人们把他的话当真的时候少。他们还以为他能从天上起码也可以从大队的粮库里弄出一些粮来，只有尚朝贵知道大队粮库里就剩下铁砂子一样的老鼠屎了，能装到土枪里打獾子，不能吃。

谁也不动，就连他自己也觉得这话不像话，当了皇帝让臣民去要饭，这皇帝做得是个什么？他让大队的会计拉开大队的那个玉玺存放处，再扯出两张纸，他自己写：“兹有我大队全体社员出去要饭，望各地有什么给点什么，别叫人饿死……”写完他仔细瞧了瞧，觉得挺好，照样子又写了好多张，分给好多的人，问：“谁还要？”

没人说话。

他往自己的腰里揣了几张，说：“不要的就跟着我，谁要是想自己走就来拿证明。”

有一个人上来拿了一张。撕了，“我就是死也不去丢这个人，败这个兴。”说着眼泪就流出来了。

尚朝贵不理，只问谁还要那盖了大红印章的证明信。没有人再要了，这就是说他要带着这些人走了。他还是那么笑了笑，说那就跟着我走吧。于是就有那么一些人跟上他走了。

天色暗下来，一片的灰和一片的黑正往一块儿合着，就像两个恋人正在往一块亲密，很快也就分不出彼此，灰色里加了黑色，更见得天空阴暗。这时候尚朝贵想起来一个人。快步走到一间破旧的房子跟前，拍拍门，说：“我是朝贵。”

里面传出一个苍老的女人声音，“听说你做了支书了？”

“是。这王八蛋差事不是人干的，要是能干，老支书肯舍得让出来。还有公社那王八蛋书记，非让我干，没办法，干吧，总不能让村里的人都饿死。”

里面不说话。

他说：“我带上人出去要饭，你也去吧。”

里面还是不说话。

“那就让妞儿去吧。”他说。

好大一阵子沉默，他就一直在外面等着。后来就听到里面道：“我不去了，饿死就饿死吧，妞儿已经跟着去了。”

“我怎么没见。”

第2节：第一章当了支书就要饭(2)

“你路上多照应她吧。”

“你家里还有什么吃的？”

“什么也没了，我一个人好说，就是吃树叶子也能过去，你去吧。”

尚朝贵想了想，说一声“那我走了。”

他跑着追上他的队伍，前后跑着找那个叫妞儿的姑娘。实际上妞儿的名字叫连珍，父亲不知为什么那么早就死了，剩下她们母子两人过日子，她的母亲也没有改嫁，说是寡妇门前是非多，可是她们的门前干干净净的，让一村的人肃然起敬。

尚朝贵是对妞儿的母亲肃然起敬的人之一，每当走过那一间小房子，总有一种非常庄严的东西在他心里升起，总觉得那一间小房子里有一种让他向往又让他生畏的东西。可是那间小房子他从来也没有进去过，那母女两个人共同筑着一道墙，别人很难迈进去一只脚，特别是男人。尚朝贵越是迈不进去脚，就越是想看一看里面到底有些什么。直到现在他还是没有进去一步，不过他想那也许总有一天可以进去一只脚，或者伸进去脑袋。妞儿平时也不理他，他们之间也没有什么纽带可以把他们联结起来，无事不往来，连一句话也没有。也许正是因为这种敬畏和妞儿对他的冷漠构成了他对那一间小房子的双重垂青，他格外地惦记那间小房子。

队伍无声地走着，他们不知道今晚在哪一片云下栖息，也不知道前面是一片什么样的草地。尚朝贵没有找到妞儿，他有点奇怪，就这么几个人，怎么就看不着她，难道她有隐身法。后来一想，算了吧，既然她来了，跟着就是了，还能怎么样呢？

有人想歇了，尚朝贵说：“不，不要歇。一直走，走到半夜。到了半夜人家才觉得你可怜，这么早就歇了，人家有东西也不给你。”

另外尚朝贵心里还有一个想法，就是走得越远越好，这到底不是旗杆院里挂匾，虽然有的村子里也是把锅吊起来当钟敲了，可人家没有出去要饭，算是有志气的。想到志气，他心里唉了一声，什么他妈的志气，人穷了，有球的志气，瘦马就是毛长，老先人说死了的，没错。他早就劝过他的前一任皇帝，让他带着大伙出去要点吃的东西，到了这时候还讲什么脸面，先顾了肚子再说吧，饿着肚子，脸面也不值多少钱。前一任支书，是一个正统的好人，总是为自己的无能而感到惭愧，自己既然找不来吃的，再去丢这个人，说死了也不干。

不知是哪一个小孩儿先哭起来，紧接着所有的孩子都哭，在静静的夜里叫人毛骨悚然。可是饥饿的孩子也哭不了多久，很快他们的哭声就成低低的抽泣，再有一声两声的哭也是沙哑的嘶叫。

又有人说，咱们歇了吧，孩子不行了。尚朝贵还是不让歇。他们路过一个又一个的村庄，全都是悄无声息，人们饿得连一点乐的精神都没有了，倒是看到一只又一只的野狗在野地里号叫、疯了一样地跑。他就想他们村里连狗都没有了，让人们吃光了，这里的人们怎么还留着这么多的狗。一想到狗肉，他的口里就湿湿的，觉得一股水就要流出来，他忘不了一条狗腿就着一瓶酒的乐趣，那香……

第3节：第一章当了支书就要饭(3)

田野里吹来一阵一阵别样的风，风里有一种让他们感到生疏的味儿，不过这种味儿他们也是闻惯了的。这几年每一个地方下种的时候都要往种子里拌上农药，防止人们把那些种子挖出来吃了。尚朝贵当然回忆不起来他们家族史上的那种温饱日子，也想不到他们家门前的那棵大槐树的绿荫与繁华，只是记得他小的时候他们村子里的粮食还是够吃的，不知道这年月里怎么就到了这一步田地。别的村子里好像也是这样子，他的生性不是对一个问题追根寻底的人，也想不了那么多。没吃的那就要着吃吧，天无绝人之路。

一闻到田野里的这股子味道，他就想起了下种的时候人们看着那些种子的神情，眼睛里都是他平时不多见的凶狠、贪婪，那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想把那些东西弄到自己嘴里的一种平常的欲望，里面的另一种丑恶的、卑鄙的、不可告人的一种深层的欲念也完美无缺地展现着。还好，他们都知道那就是明年他们的命根子，生的另一种渴望让他们的那些东西缩了回去。尚朝贵能看到他们一口一口地咽着流出来的涎水，听到他们的喉头发出的特别沉重的声音，很久远，也很漫长。

这个时候尚朝贵好像想起来前辈人和他说过他们这个村子曾经有过逃荒要饭的事儿，也是这个季节。好像那时候比他们这时候还要倒霉一些，就连地也没有种上，就是说那一次的逃荒注定的是一次绝望的迁徙。比起那一次来，这一次还算是好的，至少他们的地是种上了，还有一个秋天在等着他们。尚朝贵是一个好往前想的人，老也想不到绝望的分上。

一阵重似一阵的喘息声传到尚朝贵的耳朵里来，孩子已经哭不出来了，只是在呻吟。有一个女人一下子坐在地上，立即就有好几个女人坐下了。尚朝贵走过去，想劝她们坚持一下到前面的村子再说，他

刚刚走过去，就有一个女人对他说：“他叔，抱着孩子实在是走不动了，咱歇歇吧。”

他刚想说：“歇歇吧。”可是不知是一种什么力量让他把这种话咽了回去，他说：“那你们就在这儿歇着吧。”

他说了这话就离开了她们，怕自己心软了似的。看着尚朝贵没停下脚，别人也不好坐下歇，除了那几个女人，别的人还是一直走着。那几个女人一看别人不等她们，只好挣扎着跟上。

脚步声和喘息声一起裹着他们走着，他们的一切心情也就融进这些声音中去了，一点也透不出来。尚朝贵感到开始有人诅咒他了，骂他狠心，骂他不是人，也骂他是狗娘养的。他还是那么一个劲儿地走着，不劝谁，也不去鼓励谁，好像随他们去的意思，也好像这些人和他没有多大的关系。

实际上他的队伍走得很慢，一步一步地挪，一寸一寸地蹭，有人走的时候还吃了一点野菜芽儿什么的，有好多人什么也没有吃，而且还不只是一天没有吃东西了。尚朝贵好像没有觉得他们走得多么的慢，在他的感觉里他们这些人马不是去要饭吃，还不知是去干什么呢，他也总觉得他自己身上有一种重大的东西膨胀，总想甩开大步走几下。

第4节：第一章当了支书就要饭(4)

黑黑的田野里只有一两声的狗叫，分外清晰，扎得人心疼。在尚朝贵的记忆里田野没有这么安静过。他像许多的庄稼人一样对安静特别的敏感，也有一种恐惧感，总觉得那是一种不祥之兆。不过那种恐惧感和尚朝贵迷惘的前程还连不到一块儿，他也不善于把各种东西连在一起。当然他这会儿一想到他的前程还是不免想叹一声气，刚刚当了支书就要带着人去要饭，可是别人没有把那他的那一声笑当做是苦笑，他自己也没有。

不知是谁叫了一声，“前边有一个村子。”

前面是一片黑色的影子，肯定是一个村子，这个时节哪一个村子都黑黑的，就算是有油也不想点灯。他说：“那就进吧。”

他们这一群人静静地进了村，就连狗也没有叫一声。尚朝贵把他们带到村子的中间，对他们说：“你们先在这儿歇着，我去找一找他们的支书。”

有人说：“什么年头，还指望人家给你。还是咱们自己挨着门户要吧。”

尚朝贵说：“也许还顶事儿，咱还开着证明呢，好歹上面还盖着一个公章，他还能不认？”

尚朝贵带了一个抱孩子的女人一起去找这个村子的支书，他觉得这个抱孩子的女人就是妞儿。路上他对这个女人说：“我让你弄孩子哭，你就弄，狠心点。”那女人也深知其中的乖巧，点头应下。

尚朝贵没费多大的劲儿就找到了这个村子的支书，还把那一纸证明让人家支书看了，说也算是党支部的一个决定吧。他脸上持着一种公事公办的神情。支书坐在土炕沿上，点上一袋旱烟，地抽了一口，才说：“你说你们是出去要饭？还说是你们支部决定的？”

“对，总得弄一口饭吃，要不就饿死了。”尚朝贵看着那一根旱烟袋，也想美美地抽上一口，不过他这会儿想的是肚子，一说到吃，他

的肚子真是不好受。

“你们的庄稼呢？都种上了？”

“都种上了。”

“那就还有种子嘛。还能穷到一口饭也没有了。”

“种子是咱们的命根子，就是饿死也不能吃了那东西哇。”

“倒也是吧。可你们就不能想想别的办法，出来要饭也不嫌丢人。你们的支书呢？也叫你们出来？”

“我就村里的支书。”

“你？”

“是，就是我。”

“你们的老支书呢？”

“他不干了。公社让我干，这会儿干这种王八蛋差事，我十万个不愿意。”

“说话小心些，想挨枪子是不是？照你说，我就干的是王八蛋差事了？”

尚朝贵朝着自己的嘴打了一巴掌，“唉，他妈的一张臭嘴，从小就这样，改不了。你别往心里去。”

老支书磕着烟袋锅子，“放心吧，我还想给公家省颗子弹呢。”

“那你说这会儿怎么办？好歹总得弄口儿。”

“你以为别人的粮就在这儿放着等你来拿，是不是？”

“狼吃白菜，势逼无奈，谁想走这一步啊。”

“我就不信你们的库里一点东西也没了。再说我的锅里也就是一口饭，你要吃了，我饿死？”

第5节：第一章当了支书就要饭(5)

“好歹给一点，起码让女人和孩子吃一口。”说这话的时候，尚朝贵就给那女人使一个眼色，可是那女人没有看到他的那一个眼色，只顾想着人家支书的那些话，又想自己出来要饭是这样的丢脸面，一阵心伤，竟落下泪来。昏暗的灯下，尚朝贵没有看到女人落泪，只是怪她没看到自己给她的眼色，于是就过去趁着摸孩子的时候狠狠地在孩子屁股上拧了一把，孩子哇的一声大哭起来，把女人和支书都吓了一跳。

女人听到孩子哭，这才想到路上尚朝贵跟她说过的话，可又骂他把孩子拧得太狠，伤心再加上心疼，眼泪就又滚下来。那支书是老人，原本也是怜惜孩子和女人，听到孩子这一哭，便要走过去哄一哄孩子，就看见了女人眼中的泪水。于是支书叹了一口气说：“好吧，女人和孩子我管。男人不管。”

尚朝贵对着女人说：“还不快谢谢大叔，磕个头。”

女人含着泪就要往下跪，支书赶紧拦住了：“一口吃的，不值。”

尚朝贵说：“那我跪。”

支书又拦着：“好歹你也是个支书，一般大，哪能说跪就跪。”

尚朝贵说：“这会儿管什么支书不支书，就是母猪屙下来的能吃，我也跪。”

支书说：“放屁。”

村里张罗饭的时候，尚朝贵对女人们说：“等一会儿，你们先让男人们吃。”

女人们看着自己怀里的和别人怀里的孩子，不知道尚朝贵说这种话是什么意思，只有刚才和他一起去见那支书的女人明白他这是想让大伙都吃饱肚子。尚朝贵想反正是个吃，哪能吃一半还饿一半。

一口大锅支在大队部的院子里，火也烧起来了，尚朝贵带的人坐了满满的一院子。喧闹惊动了村里的人，眯着眼来看究竟，都让他们

的支书赶回去了。他们只当又是哪里的逃荒的人来到了他们的村，他们的支书一直对这些人善以待之，他们也就没当一回事儿，看一看就回去睡大觉。但是他们不能抵挡这院子里的饭对他们的诱惑，刚刚睡下又不由自主地起来在院子的外面看里面的动静。他们看到一锅饭刚刚做好，女人和孩子都没有动，那些男人们却一个个如狼似虎地冲上去。他们就又听到他们的支书的叫声："男人们都靠后，先让女人和孩子吃，真是他娘的一群畜生。"他又转身对坐着的尚朝贵喊道："你把你的那些叫驴们弄到一边去，要不然我就把我的人都叫起来赶出你们去。"尚朝贵一直坐在那里看着，他没有上去抢，他得看着他的人都吃上饭。听到那支书喊，他还是没动，直到那支书气呼呼地走到他跟前来对他说，他才抬起头来看那支书，好像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

0

0

在他们说话的当儿，就只有一些空碗在那里静静地扔着了。支书说："好了，上路吧，饭管了，心也尽了。"尚朝贵没说什么，站起来，走到他的那些人跟前说："咱们就走吧。"说着就朝一个女人使一个眼色，那女人正是刚才和他一起到那支书家里的，一看就明白了他想干什么，于是就拧了孩子的屁股一把，孩子就大哭起来。孩子一哭，别的孩子就想到他们没有吃到东西的委屈，一齐大哭起来。孩子一哭，女人便跟着垂泪。尚朝贵好像没看见这些，催着人们上路，可是女人和孩子还是哭声一片。尚朝贵跟那支书说："老叔，你的心也尽到了，她们没吃饱，也怪她们的肚子太大了，算了，让她们饿着吧。"

第6节：第一章当了支书就要饭(6)

“你的那些叫驴们都把东西吃了，让她们吃什么？真是一群畜生。”

“就算她们的命不好吧，跟了这么一帮子叫驴，她们抢不过，饿死活该。”说着尚朝贵就叫人们起身。女人和孩子还是在那里哭，支书叹了一口气说：“男人们都先出去，女人和孩子们留会儿。”

尚朝贵明白支书要干什么了，就把男人们吆喝出去，院子里就留下女人和孩子。这时支书叫再弄一锅饭，说：“好人做到底算了，让这些女人和孩子吃个饱吧。”

尚朝贵对女人喊道：“还不快谢谢大叔。”

女人们一齐喊谢谢大叔。尚朝贵喊：“磕个头。”

支书说：“不要折我的寿了，吃了赶快走路是正经。我可说好，就管这一顿。以后再来，棍棒伺候。”

尚朝贵他们走出村，回头看时好像那村里的火光还在，而且亮了好久，在黑黑的静静的田野里，分外的耀眼。

第7节：第二章要饭回来以后(1)

第二章要饭回来以后

第二章要饭回来以后

尚朝贵要饭回来以后，立马就被叫到公社，写检查，说他不带人搞生产，却去要饭，丢了他们公社的人，说重了是破坏生产。他也没说什么，就写，写完了交给公社书记，说："你他妈的不让丢人，你就得让我的一村人吃饱肚子。"

公社书记愣了一下，一个大队的支书通常不敢在他的面前这么说话。尚朝贵眨着他的那一双小眼笑着，就像打量一个大鸡蛋。公社书记手里的那一张检查就像一张烫手的烙饼。他觉得那双小眯眯眼向他走过来，又感到自己的口袋里动了一下，听到"嚓"的一声响，一团火在他面前升起来，又是一股烟。原来是尚朝贵把他的烟掏出来抽了，看尚朝贵的那个美劲儿，他真想一巴掌掴过去，让这个家伙好好想想应该怎样对待公社书记。

那张脸也笑起来了，这构成了对那一张检查的嘲讽，至少这会儿公社书记是这么想的。他用足了劲把那张纸往桌上一拍，吼道："不行，你给我重写。"

尚朝贵笑着说："重写就重写，反正就是个写，写多写少一个球样。不过，你得给我弄一盒烟来让抽着，要不我稳不住神。"

那一边更愤怒了："我还给你供起来当神仙了。"

"要不，我就不写，这个支书我也不当了，你另找别人去。村里头七九万有，麻花疙纽，鸡毛掸子，猪头狗头，有的是，由你挑。"

"你放心，我就不信，十亩地找不出一棵灰灰菜来。"

公社书记也是一个性急的人，把尚朝贵扔下，骑了辆破自行车，一口气就跑到尚朝贵那个村子，叫人，开会，先是大骂尚朝贵，立即要撤掉，让大家重选一个。村子里的人看着这个书记一脸的怒气，估

计正是在一个气头上，这年头反正大家的脾气都不是那么好，一上火就不知拿谁出气。看来是尚朝贵得罪了这位书记。

谁也不说话。不说同意，也不说反对。

“咱们全公社，就是你们这个村出去要饭了，丢了脸不说，还不认账。”公社书记拍着眼前的那一张小桌子，上面的茶缸也砰砰乱响。

这一下人们明白了原来是为了这个，可是人们也明白别的村子虽说没有出去要饭，可是饿死了人。就是没死的，也是吃树皮，挖野菜，一个个皮黄脸肿的。他们到底是出去混了一个饱肚子，还带回一些来让那些没出去的也吃到了。丢脸归丢脸，可是这时候肚皮比脸面更要紧。

再说，选？尚朝贵当支部书记和革委主任，哪个小舅子选他了。不就是公社书记一句话吗？心眼多的人还是有，觉得这是公社书记不想让尚朝贵干了，借他们的手把他弄下来。明摆着给偷驴的人拔橛子，谁也不肯干。

公社书记见人们不说话，就点名让那原来老支书说，让他带头提一个人出来，换掉那一双小眯眯眼，他不能容忍一个人那么长久地在他的眼前笑着。老支书慢慢地说：“我是老了，没本事，再说我下来也是你们公社党委定下的。这会儿你让我提谁？尚朝贵也是你们提的，你们让他干的时候怎么就没有想到他会领着人去要饭呢。要说支书带着要饭，咱们这地方恐怕从来没有过这种事儿呢，他算是开了一个先例，也算有功吧。”

公社书记都听迷糊了，这算什么，给尚朝贵表功，不像。批评尚朝贵，也不像。到底是个什么意思？他让老支书再说下去，但是老支书说完了，嘴里吐出来的是烟气。公社书记又叫别人，别人也不说话。沉默了一会儿，不知是谁说了一句：“算了，回家吧，天上的云彩好，不顶饱。”公社书记正想说，你们真是一群猪。人们一下子就散了。那年头人们本来是怕他们的上级的，可是他们是一群极实际的人，在自己的肚子不饱的时候，他们又谁都不怕，再说这会儿他们的

头儿也不在，公社书记毕竟离他们太远，他又管不到他们头上，他们不怕他也不会有什么后果。

公社书记回到他的办公室，尚朝贵还在那里一笔一画地写检查，身边已经有了一堆烟灰。看到公社书记，他还是那样笑一笑，好像是说你的那一些玩意儿我都知道，反正你一样也玩不成。他听见一阵一阵的摔东西的声音，劲儿挺大，好像还有一个玻璃杯子碎了。等那声音小了一点的时候，他就像恶作剧一样把一份检查送到公社书记的眼前。他还没笑出来，就有一只手闪电一样地把他手中的那一张纸抢了去，就在这同时他听到一声怒吼："你滚……"

"行了？"尚朝贵十分真诚地问道。

那边的气好像一下子消了，说："你要是愿意写那就再写吧，一直写到死，写到水倒流，写到女人……"

尚朝贵说："我可没有那么多的闲工夫，改天我把我们村里的一个傻子弄来，让他天天在这儿写吧，反正他也是闲球捣得炕洞子响。"

"你滚吧，赶紧回去把你们村里的地弄好是正经。秋后算账，公粮少一两，看你有几个脑袋。"

"今年下公粮指标的时候，可别往死里下。你也不看看那鸡巴地，一亩长个老鼠，你非要收个大象，哪行。"

"你是死人？不好好侍弄，能长出大象来？"

第8节：第二章要饭回来以后(2)

“你行，你怎不让你老婆生出真龙天子来？”

“各归各，和我老婆有球事。”

“一个道理。”

“说一千，道一万，少一两公粮，拿你是问。公事就是公事，那不能含糊。”

尚朝贵听出这是公事公办的口气，也就不再和他溜嘴，又从他口袋里弄出一支烟来，叼在嘴上，点着狠狠地抽一口，吐出一口浓浓的烟雾才算把这一切事情进行完，然后无声地去了。

尚朝贵的老婆是一个腰圆膀大的女人，做姑娘的时候是队里的一等劳力，当过他们村里的铁姑娘队的队长。要说这等女人不该看上短、小、精、瘦的尚朝贵。可是就连她自己也不明白怎么就嫁给了他，而且还兢兢业业地跟他操持着家，那点铁姑娘风采是一点也看不出来了。洗衣、做饭、一口气给尚家生了两个儿子，从里到外没一点的不合适。人们就说别看尚朝贵那么精巴瘦小的治女人还真有两下子，要不那个铁婆娘哪里就那么听话，论打架，尚朝贵连人家一只胳膊也敌不过。

尚朝贵从公社一回来，老婆就把旱烟叶筐子给他端到跟前，又张罗着给他把茶水闷好，也端到眼前来。尚朝贵装上一袋旱烟，的一声就一袋抽得只剩下一团烟灰。茶是那种劣质的大叶子茶，这种茶不是泡，而是放到火上煮着。茶汤是黑色的，散出一股苦味和糊味，可是喝到嘴里很过瘾，也许是一种无奈中的瘾，这地方的人都喝这种东西。

“今日公社书记来了，说是要把你换掉。”女人说。

“我知道。”

“你咋知道的？”

“那会儿我正在公社。”

“他们也跟你说了？”

“说了。随他们去吧，这种官儿狗日的才肯当呢。”

女人给他把水续上，糊味和苦味把屋挤得满满的，腾不出地方放别的味道。也许是由于时间久远，家里的人一闻到这股子味也不由得能兴奋起来。两个孩子都过来，爬上尚朝贵的膝盖，骑到他的背上，扯他的头发，摸下巴。孩子们一般不敢到他们的母亲身上去折腾，他们知道母亲远不如他们的父亲和善一些，母亲的巴掌的滋味不好受。女人怕尚朝贵心里烦，就朝孩子吼道：“下来，让你爸歇歇。”

“不用，让他们闹。”

他这么一宽容，事情就又多了，孩子叫肚子饿了，要吃东西。尚朝贵往两个孩子的脸上挨个儿吐了一口烟，说：“有这个，你们吃不吃？”

孩子们好像还不明白，问什么东西，他就又朝他们吐烟，他们一下子明白了，都说不吃这个东西。尚朝贵就问他们：“那你们吃什么？”

他们一齐回答：“吃烧饼。”

一说到烧饼，就连尚朝贵都想流口水，他说：“我看烧饼不好吃，还不如咱们的窝窝头好吃，窝窝头里再有一点槐花和榆钱儿，那就更好吃了。你们不是吃过？烧饼有什么意思？里面什么也没有。”

两个孩子想一想好像也是这么个道理，可还是想吃烧饼。尚朝贵想了好多的办法来哄他们忘掉那东西，但是没有效果，最后还是孩子的母亲用武力镇压下去了。看着孩子哭，尚朝贵心里说：“我日你娘的，以后老子要是有了钱先把那狗日的烧饼铺子买回来。”女人把孩子的烧饼欲望镇压下去以后就来给尚朝贵续茶，茶已经淡了一些，就问是不是再加，尚朝贵说不用了，让她也来喝一点。她说：“我可不喝这东西，眼看着肚子里还空死了呢。”

“那就再怀孩子吧，起码看上去是饱的。”

“放你娘的屁。再怀上，生下来，你拿什么养着。卖了房子到野地里去睡？”

“人一下子要变成牲口就好了，不用为粮食发愁……”

老婆狠狠地啐了他一口，说他说的不是人话，尚朝贵就不再说话，一个劲儿地抽烟。一屋子的烟味、苦茶味，再加上他们一家子的汗臭脚臭，这味儿他们都闻惯了的，不觉得有什么别扭。或许这就是他们这个家的一种家风，一个悠久的传统。尚朝贵自己不爱回顾他们家族的过去，喝大叶子茶是这里的一种民风，不是他们家自己的东西，他不觉得这和他们的家族有什么关系。

老婆还想说一说今天改选他的事儿，尚朝贵说：“算了，我才不想听那些闲屁淡话。我剃不了这颗头，他们也是青石里熬油。”

他不想听，老婆也就算了，不再说，只是又给他茶壶里续上水，听见尚朝贵肚子里咕咕地响，像一条河在流，她想笑，没笑出来，只说：“小心裤子。”

第9节：第三章和投机倒把分子的勾结(1)

第三章和投机倒把分子的勾结

第三章和投机倒把分子的勾结

尚朝贵突然想起陈运来，屁股底下像着火一样的从坑上跳起来，一头栽进陈运来家。陈运来正在家里喝着小酒，盘子里的鸡蛋快要吃完了。一见到尚朝贵，陈运来的脸色一下子就灰了，吃到一半的鸡蛋差一点吐出来，他赶紧往下咽，又偏咽不下去，噎在嗓子眼上，一个接一个地打嗝。尚朝贵说："看你那个熊样，我也喝一口，别光是你喝，碰上了就沾一沾光。"

陈运来这才把那一口酒咽利索，狠狠地打了一个嗝，说："好好好……"赶紧叫老婆再炒一个鸡蛋，再倒一点酒。老婆一阵风似的跑着，跳着，像一只让黄鼠狼追着的鸡。陈运来喝道："你慢一点，呛死了，这又不是外人，怕什么？"

这一叫把老婆又吓了一跳，这些年，老婆已经让村干部吓毛了。其实陈运来这会儿心里也是兔子看见狼那种感觉。他不相信尚朝贵到他家里来就是为了喝一口酒，村干部找他十有九凶，村里那个批斗人的台子怕是闲得发慌了，得让他上去踩一踩。

尚朝贵在一边还好像有一些不耐烦，叫道："快一点，好不容易喝你一口酒，你瞧你这个球劲儿，真是他妈的……"

陈运来的老婆赶快把一盘鸡蛋放到他面前，把酒倒在小小的酒盅里，那酒盅很精致，好像是银质的，端在手里挺重，酒一入口特别的清凉。尚朝贵不说酒好，直说那酒盅好。陈运来在一边不说话，说酒好可以劝酒，说酒盅好总不能让他把酒盅喝下去，他只好不说话。

尚朝贵说："这会儿全村子里就你这一个王八蛋能炒鸡蛋喝酒。"

陈运来比尚朝贵大多了，照他们在村里排下来的辈分，还是尚朝贵的叔叔辈，不过这些年陈运来在村里已经臭的像一堆狗屎，他对于

人们，或者人们对于他已经无关什么辈分不辈分了，他自己也把自己看轻了，人家还把他当一个人已经不错，不敢和别人摆什么辈分。

第10节：第三章和投机倒把分子的勾结(2)

尚朝贵又说："全村里的人家里就你还有余粮，是不是？"

陈运来不说话，他不知道尚朝贵来这里卖什么药。看样子尚朝贵喝酒是真的，每一口都喝得很畅快，一昂头一口酒下去，还听见吱的一声响，然后听到吐出一口长气，每喝完一口就看那酒盅，在手里还掂一掂，看来，酒倒成了次要的东西。

陈运来的老婆管在那里倒酒，看到尚朝贵喝完立即就倒上，神情庄严的就像侍候一个皇帝。他们心里也明白这个人也就是这个村子的皇帝，不侍候好他，说不定明天就会有什么倒霉的事儿。前一任的皇帝他们已经吃够了苦头，他们只希望在这一任皇帝手里他们不要再吃那么多的苦头，过几天安静一点的日子，哪怕就几天，他们不敢有再多的奢望。

"你怎么不喝？"

"我……刚刚喝了，不能再喝了。"

"总不是怕我喝完了你家的酒吧？"

"不是不是，我就是才喝过，怕醉。"

"算球了吧你，再喝一斤你也不会醉，哄了王八哄不了我，来，再喝几盅。这酒盅是你祖上传下来的？"

"我是从我父亲手里接过来的，是不是祖上的，我也不清楚。"

"算起来你们家到这村里已经四、五辈了吧。"

"连我算是五辈了。"

"后来你再也没有回过你的老家？"

"老家都没人了，回去谁也不认识。"

"用这酒盅喝酒，酒入了口分外的清凉。什么道理？"

"我也不知道。"

"白用了这么些日子了。照说你也是在外面天天见点世面的，还弄不清楚这个道理，真是饭桶一个。"

“是。平日里也不操这个心，只用，用完了就什么也想不起来了。”

“我看也是。说点正经事儿吧。我知道你狗日的这些年在外面倒驴换马，蛇道狗道你都走，我想让你出去给村里弄一些粮食回来，怎么样？”

“什么？”

“我想让你出去给村里弄一些粮食回来。”

“这……你可以和上面要。”

“放屁，能要回来找你干什么。”

“那去国营粮站买。”

“又放屁，国营和咱要还要不够呢，再卖给你？”

陈运来不留神说出了真话：“我去的地方不是一个正经地方，黑市。”

“还是放你妈的屁，能从正经地方买回粮来，我疯了，找你。吃屁也轮不上你。”

“多少？”

“越多越好，不过咱们也没那么多的钱，不要钱弄回来更好。”

尚朝贵看见陈运来的嘴都发抖，脸色好像一下子也不对了，就说：“看你那个熊样儿。”叫陈运来的老婆给陈运来拿一个酒盅来，这一次老婆拿出来却是一个一般的瓷酒盅。尚朝贵问：“怎么，这样子的酒盅就这一个？”

“就是这一个。”

“应该是成双成对的。”

“不知道那一只哪里去了，反正我就看见这一只，我父亲的那时候好像也就是一只。”

“怪不得他娘的你们的家道到头了呢，酒盅也扶胜不扶败。说吧，那事儿行不行？”

第11节：第三章和投机倒把分子的勾结(3)

陈运来喝下一口酒，说："那可是犯法的，我可不敢。"

"那好，我立即叫人把你家的东西一起弄走，你的酒，你的酒盅，你家里的粮食一齐给你弄走。别人家里都揭不开锅了，就你这家里还有酒喝，烟囱里还冒着烟。法，你早就犯了，原来老支书只是天天斗你，斗，顶个屁用，要是我立即就送你去法院，让你在那里头蹲着去，让你还天天喝酒？喝尿都没人给你尿。"

陈运来不说话了，只顾自己喝着酒，一口又一口。老支书那时候是天天叫着他去挨斗，说他是投机倒把分子，说他是漏网的地主，说他家里有什么变天账。反正就是时不时挨那么一会儿，挨来挨去他也皮了，说什么都认，外面挨了斗回来把大门一关就让老婆炒一个鸡蛋，倒出一壶酒，捧着那个银酒盅，那样子倒也真像一个漏网地主。他是能倒腾，反正在这个村里他是不愁吃也不愁穿。他听说尚朝贵带人出去要饭，当时就冷笑了一声，心里说这个村子让他当这个支书，他保证全村的人吃香的喝辣的，还用出去要饭。不过这个想法一出头就让他自己赶紧打回去了，群众没有把他专政死，就算是烧高香了。他的那些关系都是一些地下的秘密线，一般人摸不着头绪。可他不知道尚朝贵说这些话是真是假。该不会是一个陷阱吧？他这么想的时候，那边尚朝贵已经不耐烦了，说："真是你妈的狗肉上不了桌面调盘……"说着把酒盅往炕上一扔就要走。

陈运来赶紧拉住尚朝贵，说："你得让我想一想。"

"想多长时间？"

"就一会儿。"

"行，我等，把酒盅拿来，再喝三盅，三盅酒下肚，你要还想不出来那就算了，算我白说。明天先斗你，完了送你上法院，判刑，漏网地主加投机倒把分子，够得着枪毙了。不许收尸，毙了立马喂狗。"

陈运来打了一个激灵，好半天不敢再说话，静静地看着尚朝贵喝酒。忽然他心里涌上一点许久没有体验过的感动，也许他这许多年来一直受着人们对他的那种轻蔑，尤其是那些干部，从来没有给过他一个好脸，就冲着尚朝贵不避嫌敢坐在他这儿喝几盅酒，他也应该答应。管他是什么诡计陷阱呢，尚朝贵要想斗，拉出去就行，用不着引蛇出洞，蛇就一直在外面。真的把他送到法院，也是罪有应得，也不能怪哪一个人。尚朝贵那里已经下去两口，看见第三口已经放到嘴边，他也不想失去这一次机会，这个机会也许从此让他在这个村子里抬起一点头来，像个人样，不像现在跟一只老鼠一样过日子。尚朝贵三盅酒下去的时候，陈运来说：

“行。我就去弄。不过你得让我想一个具体的办法，三天以后我跟你说。”

“这才算个人话，好，我就等着，要是这件事情弄成了，明年不斗你了，放你一年假。不过咱可是有言在先，你不去弄不要紧，你要是把老子给耍了，你可是小心，那时候你可不要说你这个侄儿心狠。”

第12节：第三章和投机倒把分子的勾结(4)

陈运来一个劲说没事决不会出那种事情，一面又在心里说："去你娘的吧，你算老子的什么侄儿……"

三天过后，陈运来跟尚朝贵说："粮食是有，人家可是要现钱。"

尚朝贵一听心里就上气，电影上常演的那种奸商就是这种口气，叫人一听就不舒服。可他心里明白这不是一个计较这东西的时候。他挠着头皮想了一想，村里的那本账上还有那么几十块钱，总不能弄回几十斤来吧。他想那就实话实说吧，他说："没那么多的钱，先给咱们赊回一些来怎么样？"

"那不行，这年头一赊，还不定怎么样呢？"

"说他娘的，未必就连国民党还不如了。什么叫这年头，再说这种话小心你的舌头。"

话是这么说，尚朝贵也知道不给钱人家也不会给粮食，这会儿能弄到粮食已经不容易了，要不是这个投机倒把分子，就连粮食也弄不到。他问："想一个什么办法？"

"办法是有，你敢不敢用？"

"什么？"

"我有一个过去的旧关系在一个工厂里当头儿，我跟他说一说，让咱们村去一些劳力给他们厂里干些活，挣一点钱，这样也解决一部分人的吃，也能弄一些钱来买粮食。"

"这有什么不敢的？"

"现在谁敢把劳力放出去，上面要是一追查，你又得让他们来把你选掉。"

"当下是肚子要紧，先顾了肚子再说，人都死了，我就是当一个皇帝去领导谁，空气？"他自己笑起来，陈运来看着他笑，也咧了咧嘴。尚朝贵说："你就去把这件事办好就行，只要是往肚子里填点东西，什

么事儿我也敢，我可不像咱那老支书，好人，就是怕树叶子掉下来砸在自己的脑袋上开一个血口子。”

“你不怕，我还怕什么，反正我已经是一头死猪了，开水烫也不怕了，只要你说话我就去弄，要毙先毙我。”

尚朝贵说：“少放这种屁，不值钱。毙你，你算什么，别把自己看成一个东西，不值得费那一颗子弹，你只管去弄你的，别的事不用你操心。办成一件我就请你喝酒。”

陈运来心里说：“我哪里敢喝你的酒，你能喝我的酒，我那祖坟就算是冒了青烟。”

过了一些日子，陈运来果然把一些人弄到一个工厂里做工，另外他也和一些投机倒把分子弄回一些粮食来，尚朝贵把那些粮食分给一些特别困难的户，也给妞儿家分了一些。他让妞儿去拿，妞儿不去。他就叫人给她们送过去，可是妞儿还是不要。尚朝贵火了，自己去到妞儿的家门口叫道：“我现在是支书，不是旁人，换成过去的我，你就是饿死我也不管。”叫完了，把手里提着的那个口袋扔到门口，说：“你们不吃，那就权当是喂了狗，我是尽到了心。”

他正要走，门开了，一个白发女人走了出来，这就是妞儿她娘。她出来也没和尚朝贵说什么，走到那口袋跟前，仔细地打量着那个口袋，就问：“朝贵，这是你家的口袋？”

第13节：第三章和投机倒把分子的勾结(5)

尚朝贵答应了一声，说是他家里的。女人就说：“那你把粮食给我倒下，口袋你拿回去吧。”

尚朝贵说：“一个口袋有什么，搁这儿吧。”

妞儿的娘就是不把口袋留下，坚持让尚朝贵把粮食倒下。

尚朝贵要往里走，女人把他拦住了，指了指门口的一片空地说：“就倒这儿吧，我把它晒一晒。”

正要倒的时候妞儿回来了，看见尚朝贵正往地上倒粮食，就说：“娘，不是说咱不要吗？”

女人说：“你朝贵哥也是一片好心，再说他又是支书，不要也不合适，要吧。”这话说完，尚朝贵的粮食也就倒完了。

妞儿说：“我凭什么叫他哥，他是我什么哥。”

妞儿娘幽幽地叹了一口气，说：“叫你叫你就叫吧，总不能叫他叔吧。”

妞儿哼了一声，尚朝贵也没回话。倒下粮食，他问：“你们还缺些什么？”

女人挥挥手说：“不用了，你忙你的吧。”妞儿没有和尚朝贵说话，自己回屋里去了。女人站在外面送尚朝贵远去，大概是站累了，女人就靠在门前的一棵小果子树上，那一头的白发，特别的醒目。

村里还有一家不要这粮食的是老支书，尚朝贵说：“不要就算了。”

老支书不要，可是他的两个儿子却嫌不够，和尚朝贵说想再要一点。尚朝贵说：“我把你爹不要的那份给了你们啦，你们已经是吃祖宗了，卖坟地的事儿就不用再干了。”

尚朝贵说话算话，请陈运来到他家里去喝酒。可是陈运来哪里敢去，直说你饶了我吧支书老侄儿，我实在是不敢去。再说我要是去了

你家里让人家都看见也不成一个事儿。尚朝贵说：“怕啥，你又不是来我家里和我老婆睡觉的。”

一听这话陈运来更是脸红得像一只大虾，不管怎么说，尚朝贵算是他的侄儿辈上的，心里骂尚朝贵不是东西说出这等不知羞耻的话来，更不敢提去尚朝贵家喝酒，这件事儿就这么了啦。

第14节：第四章又在公社写检查(1)

第四章又在公社写检查

第四章又在公社写检查

尚朝贵让陈运来弄粮食的事儿还是让上边给知道了，公社书记就又到他们这村来。那一边书记一起身这一边尚朝贵就知道了，是一个在公社当干事的同学告诉他的，那个同学正好要到他这儿来，比公社书记早走一步。尚朝贵知道这一次又没有什么好果子吃。同学劝他走算了，反正他来找不到人还能怎么样。他想这也行，他一走了之，书记一进村找不到人，总不能像日本人一样把全村的人一起集合到大庙里杀了吧。

他眯着眼想了想，说："不行。你好不容易来一趟，你刚刚进门我就走？"

"你出去一阵，他一走你再回来就是了。"

"这不成了我做了什么亏心事？"

"这年头管它什么呢，先过了这一阵再说。"

"我就不爱听这种话，什么叫这年头，这年头这种话我一听就觉得到了日本人在的那会儿。年头好坏咱们先不管，先把事儿办了再说。我不走了，我得让他一进来就走。"

"那你总不能把人家打出去吧。"

"办法总有的是，就看你想不想。旁的村子里饿死人，我就不让出这种事，我就让坏分子也得去弄点粮食回来。管他是什么的粮食，只要他不往里下毒药，我就敢吃。"

同学就问他用什么办法让书记一进村就走，尚朝贵笑笑："那还不好说，你瞧着。"

尚朝贵把同学扔下出去了一会儿就回来了，高兴地说："待一会儿你瞧好戏吧，可是不许笑。"

同学不知道尚朝贵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就听见外面人来人往，吵吵嚷嚷，脚步匆匆，踢踢踏踏，好像过兵一样。尚朝贵说："咱们该干什么？喝酒，没有。只好再喝茶叶。不行，得弄一点酒来，你好不容易来一趟，不喝两盅不够朋友。"

"算了吧。"同学说："这年头别人都还在饿肚子，你还敢喝酒。让别人看见了不好。"

"别人还能管得了我喝酒，我想喝就喝，他们哪个人还敢把我手中的杯子夺了。就是没有一个好酒盅。你不知道，我们村里的那个坏分子家里可是有一个银酒盅，酒一倒进那盅里再喝就是另外一个味儿，格外的好，我还从来没有见过那么一种味儿，叫人一尝就忘不了。"

"那也是酒吧，那还能成了金汤？"

"金汤喝下去也死了，比金汤还好。"

说完这话尚朝贵就出去了，他避开人一直跑到小代销店里，说是要先赊点酒。代销店也是吃他们村的粮，也不敢不赊给他，只是说："你在这儿的账已经不少了。"

尚朝贵点头应道："我知道，我知道，不怕，到时候我一分也少不了你的。"在他回家的路上，他听到村边上叫成一团，心想：好，就这么一次也许那个书记再也不敢来了，不来就好。他把酒端到自己的肚皮上，用两只手一抱，像一只抱蛋的鸡一样。路上又碰到一个老太太，他认出那是自己本家的一个婶子，老太太问他："听说公社里给咱们弄来粮食了。"

"是啊，快去拿吧，就在村口。"

老太太答应一声就去了，尚朝贵却自己偷偷笑。回到家里尚朝贵让老婆炒一个鸡蛋来下酒，老婆道："狗蛋也没有。"

"不是还有两个吗？"

"你忘了，昨天不是拿到代销店里换了盐了。"

尚朝贵一拍脑袋，叫道："忘了。"找了找，也没有别的什么东西。想了想，从墙上拔下两颗钉子，用衣襟擦了擦，一根给了同学，

一根自己塞进嘴里，使劲儿地嘬着，说，“这就是下酒好菜。”他把那酒一倒两半，说：“咱们今日王八三十鳖三十。”

同学也有一点哭笑不得，只好嘬着一颗钉子当下酒菜。喝到中间，同学说：“我说你呆在这村子里也就这个球样子，不如出去算了，就是在外面当一个小工也比在这穷村里强。”

“不行了，前些年想出去没走得了，现在当了皇帝了，不走了。”

“现在这球村里的官屁事办不成，还动不动就犯点什么事儿，我看今日你就过不去，你看着。”

第15节：第四章又在公社写检查(2)

“没事儿，你得想出办法来对付了就行。一当这个支书就觉得和过去不一样了，总觉得这地方离了我不行，要是没有我他们一定要饿肚子。”

“算了吧你，你死了地球还一样的转，老婆第二天就嫁，孩子第二天就叫别人爹。”

“你说得也就太玄，还能连两天也下不来就跟别人跑了，好歹还睡了这么多年的觉。她就是一下和别人睡也对不住卯，孩子叫了别人爹，也不是别人的种，到了儿他还是咱的人。”

同学喝了一大口酒，：“说着玩呢，你别当真，别一下子想不开把老婆弄死那可就事情大了。”

“那祸根子也是你，你跑不了，我就是死了也一定把你拖上，到了阴间咱们还一起喝酒。”

这时候有一个人跑来，在门外就叫上了：“哪有他娘的什么粮食，净是哄人。”说着人就进来了，大概是闻到酒味儿，一抽鼻子，叫一声好香。尚朝贵问他：“你们把粮食弄回来了？”

“有他娘的那个屄，空手一个人。”

“人呢？”

“走了，叫人骂走了，骗了人还有什么脸再进村。他说要见你，人都说你死了，只叫他把粮食拿出来。他一看就骑着车子跑了，比黄鼠狼还快。”

“喝上一口吧。”尚朝贵把酒碗给了那人，那人也不客气拿过来狠狠地喝了一口，一口就喝下去一大截子，那人的脸都憋红了，好半天才说上话来。尚朝贵和他的同学都听见了外面的人声，又像刚才那样吵吵嚷嚷地过去，比刚才多了一些骂声，听起来那骂声还很恶。听到这骂声尚朝贵笑起来，他们两个人都看着他不知他笑什么。

“哪有什么粮食？我把人们哄了去让人们跟他去要，他要不走才怪呢。”

同学一下子明白了：“敢情是你捉弄他们。”

“要不让他进了村，他就不知要干什么，让人们把他轰出去就算了。还能咋，你还能把他打一顿不成。来吧，咱们再喝咱们的小酒。”

两个人都倒酒，一齐倒了一个底朝天，里面早就一滴也没了，都说：“这可是一分钱也没有白花，再喝，碗就进了肚子了。”说完了他们就笑，也不知笑什么。笑完了，把嘴里的钉子吐出来，锃亮锃亮的。

公社书记当然不知道进不了村是尚朝贵捣的鬼，他只骂村子里的人，半天才想起来是不是公社内部的人让他到那地方出丑，才编出那鬼话来让那村里的人和他要什么粮食，这时候粮食就像久旱的甘霖一样，谁不盼？于是他就在公社的这个大院子查，看看是谁告诉那个村子的人说是他到那里是送粮食去了。他庆幸自己跑得快一点，要不然也许就让那村里的人把他给吃了。这么一来他倒真把尚朝贵的事儿给忘了，只是想以后出门一定要小心。想完这些事儿他才想到要是有电话就好了，他现在一个电话要过去把尚朝贵骂一顿就行了。不过尚朝贵那边总是一个事儿，而且还不是一件小事儿，一个坏分子和一个村支书勾到一起，要是再让上边知道了，那他们这个公社的党委就要吃不了兜着走。不行，那地方还得他去，不过再去就得像过去打游击一样悄悄地去，一定得查清楚，这个决心还是不能动摇的。可是一想到去，他到底心里还是有一点怯，于是就让一个通信员去叫尚朝贵，并且把原来的老支书也一块叫来，那是一个老同志，总好说一些，还得交代老支书在村里多把关。再说有一个老同志在，和尚朝贵说话也好说一些。主意就这么定了，他就让人去叫尚朝贵。

第16节：第四章又在公社写检查(3)

尚朝贵倒是一叫就来了，老支书却没来。公社书记问尚朝贵老支书怎么不来，尚朝贵说："他也吃了那粮食的，他来干什么。"

公社书记一愣，好像不相信，老支书怎么能去吃那种粮食，就是饿死也不能吃那种粮食的，一吃他整个人就变了。尚朝贵好像看出公社书记的心情一样，说："不行了，他一吃就变了，不是他了。他也成了坏分子了，跟陈运来一个样子，你不信可以去看一看。"说着尚朝贵用一种幸灾乐祸的眼神看着他笑。公社书记越是在那儿发愣，尚朝贵就越想火上浇油，于是就又说："真的，我又不哄你，你不信让他们去查一查就行了，他说不定这会儿正在家里吃着饺子呢。粮食又不是坏的。"尚朝贵嘴里的酒味毫无阻拦地冲出来，公社书记一下子就闻到了，他像一只狼发现了一只兔子，眼睛里立即就有了一种凶恶的闪光。

"你喝酒了？"

"喝了。"

"知道你也哄不了我，和谁喝的？"

"还能和谁？不就是那么两个人。"

"就是吧。我就知道你不和好人在一起。"

尚朝贵把书记的烟拿过来自己点上，说："你怎么知道他们不是好人，也许就是好人。真和你说，我是和县里的人一块儿喝的，他们要喝我也没有办法，只好和他们一块儿喝，他们还真是能喝，一下子把我给喝倒了。"

这一下又把公社书记吓了一跳，他不知道县里的什么人到尚朝贵那里去喝酒。这说明什么？他得费一费心思。他没问是什么人到那里去喝酒，觉得那样一问反倒让尚朝贵当了一回事，他要是想弄清楚尚朝贵到底和什么人喝酒那也不是很容易的事儿。他心里感到了一丝为难，老支书也吃了那个坏分子弄回来的粮食，县里的人还和尚朝贵一

起喝了酒，这要是一查尚朝贵还不知要动得着哪一个人，仔细一想算了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要不是尚朝贵和县里的人一块喝了酒，要不是老支书也吃了那粮食，那他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说不定这里面还有着什么别的东西，要是在老鼠后面弄出一个大木锹来，那还不让所有的人都吃一惊。

“你们再不能让那个坏分子到处乱跑了，要是跑出了什么乱子，那可就是咱们的事儿，到时候二一添作五，俩鳖一块儿摁到缸里，谁也跑不了。”

对这种警告性的话，尚朝贵东耳朵进西耳朵出，全当了耳旁风，只看着那一墙的奖状发呆。心里不明白这些东西他们怎么得到的，他什么时候也得试一试是个什么味道。这么想着就让烟呛了一口，一下子猛地咳了起来，咳得眼泪鼻涕都出来了。公社书记看着他那样子发笑，说：“叫你看到人家的烟就没命，这就叫报应。”

尚朝贵止住了猛咳，说：“也是，公社书记的烟不好消化，那坏分子的粮食看来就更是一个铁秤砣，也说不定就是一条毒蛇。”

“你少跟我打这些哈哈，要是这件事传出去看我怎么收拾你，撤职那是轻的。”

第17节：第四章又在公社写检查(4)

“你也别吓唬我，我知道这也枪毙不了我，顶多也就是让多检查两回，这事儿我不怕。”

公社书记才想起他叫尚朝贵来干什么，吼着：“不怕？不怕也得写，现在就写，检查不过关，不许回家。让公社武装部派民兵看着你，看你三头六臂跑得了。”

说着，他还真把公社武装部长叫了来，吩咐说：“派两个基干民兵看着他，他要跑，就开枪，打死不用你负责。”

尚朝贵那边咧咧嘴，好像是吸了一口凉气。

那武装部长是个复转军人，打过仗，当过营长，平时就不太尿公社书记，听见这话，说：“说鸡巴屙球话，他好歹是个村支书，算是个干部，哪能说打死就打死。再说，那子弹是有数的，一颗是一颗，上级没让打，谁敢？”

公社书记说：“现在我就是你的上级。”

“上级个球，我的上级是县武装部，部长当过团长，我听他指挥。”

“同级武装部归同级党委领导，这你不知道？”

“我不管那么多，军人只听军人的。你鸡巴知道枪怎么拿，少吓唬鸡巴人，老子真刀真枪干过，不信咱试试。”

公社书记长长地喘了一口气。现在的公社武装部长，最少也是参加过抗美援朝的，都是些营连一级的干部，仗着打过仗，谁也不尿。武装部长最听他的话的一次就是前几年保卫粮库。一帮子人要抢粮库，他让武装部出动基干民兵，武装部长二话没说，集合队伍，自己亲自端着机枪，对着抢粮的人喊：“不怕死的上来，老子的手早就痒了。”那边也有不怕死的，或者是不相信会开枪的，冲了上来，于是一阵机枪响。他以为这下子可死下一片，吓得他不敢看。可是枪声过后，一个人也没有倒下。事后，武装部长说：“我的子弹离他脚尖一

寸，看他哪个狗日的敢冲，不要命的到底少。”他可是气粗了，说：“该打死狗日的几个，看他们还敢不敢抢粮。”武装部长说：“放你妈的屁，那是自己人，一时糊涂，又不是敌人，打死了，老婆孩子你养啊。”

公社书记又长长地喘了一口气，是这样，这帮人就是这个劲儿，哪怕是只当过他的班长，他一辈子都认。其他人，说翻就翻，天王老子也不怕。他只好对着武装部长挥挥手说：“算球了吧，跟你说个笑话。什么年代打死人也得抵命，这我知道。”

武装部长拍拍自己腰上的枪，说：“要是这小子杀人放火，强奸妇女，我当下就穿他几十个窟窿。”

公社书记说：“这下不怕费子弹了？”

“你是鸡巴个糊涂虫，上了战场，一准是个逃兵。”说完，拍拍屁股，走了。

尚朝贵因为憋着笑，脸通红，武装部长一走，终于憋不住，大笑起来，又捎带着放屁，动静大得很。公社书记只得又拍桌子，大声吼：“笑什么？吃你娘的笑屁虫啦？好好写，老实写，写不好，不许回家。”

尚朝贵止住笑，一本正经地说：“不回就不回吧，我看见我那老婆也心烦。正好躲个清静。”过了一会儿，又一本正经地说：“能不能把公社那个打字的闺女叫过来瞧瞧。”

第18节：第四章又在公社写检查(5)

“放你妈的屁。”

“瞧瞧怕什么，又不强奸她。再说，武装部长还有枪看着呢。”

公社书记只好大喊一声：“你滚！”

事已至此，尚朝贵只好滚。

村子里到了年底最紧张的是陈运来，以往到了年底陈运来总要被叫到公社里，最轻也是被叫到村里的党支部，叫他说这一年他都干了些什么坏事。他的确也干些坏事，至少也是公社和村里认为是坏事。也许有那么一年他还就是没有干，但是不管干没干总得说出一两件来，否则他就过不了这一关。尚朝贵上了任这一年陈运来平静地过了，尚朝贵真放了他一年的假。也有人说起来，尚朝贵就说：“他又没有杀人，也没有放火，吃了人家弄回来的粮食再整人家，显得咱没良心。”

可就是因为尚朝贵这一句话人们一下子想起了他小的时候的许多坏事，爬树掏鸟蛋，偷人家的瓜果，把人家的鸡当鱼钓，在女人跟前露自己的小鸡鸡……诸如此类，实在也是太多了。人们开始想到原来他小的时候也是一个坏坯子，怪不得和陈运来能穿一条裤子呢。自然他们心里的这些想法不敢说出来，他们也怕一说出来尚朝贵把他们嘴里的东西拿走，不过是有屁放在裤裆里而已。

过完年初五，陈运来倒是真想请尚朝贵到他家里去喝一顿的。尚朝贵说：“算了吧，你让我安生两天吧，你还嫌梁上的老鼠不偷油呢。我要再到那你里喝一顿，那人们还不把我告到北京去呀。你就给我安静一点把事情办好，胜过叫我喝十顿酒。你说咱们今年的副业还能不能搞下去？”

“行。”

“今年他们给咱们的副业钱没有打什么三五吧？”

“没有。”

“行。要是有让我查出来你可是小心我把你捏扁了。”

陈运来一边点头，一边想这和他见到的那些工头们说的话差不多，哪里像一个支书？不过这样也好，士为知己者死，就凭这一点他也该为尚朝贵效劳。

陈运来出门的时候，尚朝贵叫住了他，告诉他让人们明天就去上工。陈运来说这是不是太早，尚朝贵说：“在家里闲着干啥？天天捂在被窝里，不赶紧走又得多弄出一群猪儿狗儿来，你拿什么养活？”

“人家又不用你养活。”

“我是这个村里的支书，我不养活谁养活。屁话少说，你赶紧催他们走，早走一天早是一天的钱，听见没有？”

陈运来也不敢说什么，一口气答应下来，就去动员那些搞副业的人赶紧走。走到半路，他又回到尚朝贵那里说：“不行，我不能去催他们，我说话是野鸡放屁。”

尚朝贵一听也是，嘴上说一句你算一堆狗屎，然后他去挨家挨户叫那些人赶紧去上工。那些人连自己家的炕头还没有睡热，一听说又要让走，心里老大的不高兴。尚朝贵一边叫一边骂，连哄带诈，连踢带打，总算一起都弄走了。末了和陈运来说了一句：“也不是我狠心，我们不赶紧去，万一让别人占了去，你说我们吃什么？花什么？西北风好，也有的是，天天刮，可不顶吃喝。”

第19节：第四章又在公社写检查(6)

尚朝贵没有到陈运来家里喝酒，可是一直惦记着他家里的那一只银酒盅。一想到那件东西嘴里就凉凉的，一直凉到心头，特别特别的舒畅。他忽生出一个念头，自己家里是不是也有这种传家宝。他不由得往自己家里瞧一瞧，什么也没有。他就想到陈运来，从他小的时候没听说陈运来家里多么的富，怎么那家伙家里倒有那些东西，银酒盅那可不是玩的，真家伙，也许那小子家里就是一个漏网地主。可是又一想也不对，陈运来家到这个村子里已经五辈子了，是不是地主他们村里的人就应该都知道，总不会从清朝的时候他就是漏网地主吧，再说清朝那会儿也不斗地主，他们跑什么？

“算他娘的，想这些干什么？”尚朝贵说不想也就不想了。他就有这本事，至少是在那些日子里他没有想过。

尚朝贵没事儿的时候就到各家各户去走一走，看一看他们家里还有多少吃的东西，今年他是不想再出去要饭了。就在串门的时候他无意听一个人说起今年公社里有一些化肥，说是要分给那些穷村。尚朝贵一听就问这是不是真的，那人说是真的，他亲自听公社书记说的。尚朝贵叫了一声那好，立即跑到公社去了。公社书记正在家里喝着酒，看样子今天是请客，还有一些别的人。尚朝贵也不管这些，自己上了炕，要了一个酒杯，一看到那酒杯就想到陈运来家的那个银酒盅。别人一看他这副样子，以为这是书记家里的常客，忙忙地让座，早也有人倒下酒，尚朝贵不说什么，一口气喝了几杯。公社书记自己也看呆了，好像没见过这个人一样。喝完了，尚朝贵一抹嘴说：“这酒还可以。”

公社书记这才想起来这是一个什么人，喝道：“你来干什么？”

“喝酒。”

“你……”

“怎么？光兴你喝？”

“算了。你喝你喝……”

尚朝贵就自己又倒了一杯，一口喝了，说：“说一个事，说完就走。”

“知道你就是黄鼠狼上鸡窝，起早不算搭黑算，说吧。”

“今年得给我化肥。”

“不行。”

“什么道理？”

“这个是给穷村的。”

“我是富村？”

“当然。”

“那你去年为什么不给我奖状，还老批我？这是什么道理？要化肥我们就成了富村，不要化肥我们就是穷村？你把化肥给了他们还把奖状也给了他们，那我还活不活？”

书记想了想，说：“再喝一杯再说。”

酒当然尚朝贵是喝，又是一连喝了几口，脸上没有一点变色，红都不红。书记心里骂着这个王八蛋，这个狗日的……心里骂是骂，脸上一点也看不出来，还是给尚朝贵倒酒，他想一直让这狗东西喝醉了算了。看着尚朝贵不变色的脸，再看看自己不多的酒，书记终于也没有了信心，说：“我们得研究一下。”

尚朝贵说：“那好，我就住在这儿，等你研究完了，我再走，反正这地方有酒喝，也有饭吃。”这么说完，他就做出一个还要喝的样子，准备喝醉了就睡。

第20节：第四章又在公社写检查(7)

Y騥槼詈+虀tWWWUwWWW課扪鶷藟_?}P槿t茢 =p鋻嫝?潜舳8澀"Z畛=q馍#娵酳Nごx:殙&鈀涕

第21节：第五章住了一回监狱(1)

第五章住了一回监狱

第五章住了一回监狱

尚朝贵住了一回监狱。

是被人拿枪押着去的。

枪抵着他的腰，有人拿来一张纸，说："在上面签个字。"

他不明白什么叫签字，有人告诉他："就是写上你的名字。"

他回头看了看腰跟前黑洞洞的枪口，在一张纸上的一个固定位置写上他的名字。他想了半天这是个什么东西，可是怎么也想不出这张他从来也没有见过的纸是个什么东西，也搞不清这张纸和枪有什么关系。

他大着胆问了一句："用不用盖公章？"

一声吼："走。"

他又看了看那枪口，知道枪比公章厉害，一句话也没说，走。

他对这个事一点预感也没有。其实村里的大喇叭天天广播着形势的变化，都是惊天动地的词儿。他一句也没有听进去，心想一个鸡巴老百姓，只要不被日本鬼子杀了，在谁手下也是吃土的命，管球它谁当家呢。村子这片天就是最大的天，天外的事管不着也不想管。

好像是一个黄昏，好像和他那一次带人去讨饭时的天气是一样的，他没留意，他对一些历史性的东西一点也不记，在他的生活里没有什么可值得纪念的事件和时间，就连他自己的生日也是马马虎虎的记不准。

昏暗的夕阳。

淡淡的黄色烟尘。

就是这些，和那一次一样，可是他不注意，一点也没想起来，同样也没看到他是从他家的坟头经过。他从来不太看重他的这个家族怎

么样，给他们加光加污对他来说都无所谓。他就那么走了，看了一眼身后哭着的儿子，骂了一声：

“真讨厌，老子还没死你嚎什么丧，给老子滚回去。”

老婆却没哭，一直送他到村口，还向他招招手，那神情像送人远行到一个美好的地方去。走出好远，尚朝贵回过头看，老婆就像一堵墙一样还立在村口，他想这狗日的女人可挡住八面来风，该去领兵打仗。关于他自己，在他出村之前一点也没想，他相信车到山前必有路，走着瞧吧。

一走进阴森森的大门，看到高墙上的电网，看到哨兵的刺刀，看到脸色灰暗的军人，尚朝贵才想到他这是到监狱里来了。也算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刚刚在路上他还和那些抓他的人说笑呢。这会儿他才想他娘的这不是开玩笑，看来枪毙也不是没有可能，这一下可是真吓坏了，腿有点发软，特别想跪下去。

过了那么一小会儿，他对这个地方的好奇就超过了对这个地方的恐惧，里面不就是一些人嘛，还能有什么，共产党的监狱不是白公馆不是渣滓洞，没有老虎凳，皮肉之苦可以少受一些，要真的是枪毙，一颗子弹就完了，没有什么可怕的。刚刚是想只要不枪毙就行，这会儿他想是枪毙也扯淡，渐渐地腿又硬了起来，说话的声音也大了。

他对被抓进这地方来一点儿也不惊奇。这年头（他是最不爱说这年头）抓个把人进来也不算什么，反正有好多事情说不清楚就得让你到这地方来说，说清楚了也许就再也没事，说不清楚也许你就得呜呼在这里。一个人把他领到一个小屋子里，对他说：“你就住在这儿，不许乱说乱动，不到时间你不许出来。”

他说：“这会儿你就是皇帝了，你说什么就是什么，我听你的。”

那人并不买他的这个账，说：“这是规定，什么皇帝，不许再说话。”

尚朝贵笑了笑，眼也眯了一下，问：“不说话，放屁总行吧？”

那人哼了一声，转身走了。

尚朝贵看了看他的这间屋子，里面什么也没有，只有一张床，一个尿桶，一个塑料的脸盆，别的就没了。他想这要是想不开自杀怎么办呢，一个木头床也碰不死人，一个塑料脸盆更是没戏。他好像是叹了一声：那就只好等枪毙了。

第22节：第五章住了一回监狱(2)

尚朝贵突然对床感了兴趣，活到这么大，他还没有睡过床，就是见也见得不多。他用力在床上蹾了几下，床也没断，没塌。后来又在床上翻了几个跟头，也没事。他想这玩意儿还挺结实。再想到他今夜可以睡在这张床上，莫名其妙地兴奋了半天。想要不是进了这地方，还不知睡在床上是什么味道呢，真是……

尚朝贵被叫到一个办公室，时间是半夜。实际上那不是办公室，是一间审讯室，他不知道这里面的机关，把一切地方都叫做办公室。一个人站在他的身后，一个人对着他，还有一个写着什么的女人。他想这地方怎么还有女人，女人干了这营生可是不好，谁要是娶了这女人可是倒了大霉，她要是一不高兴一下子拔出枪来，那谁还能治得了她。在他胡思乱想的时候，听到一声低沉的吼：

“你的姓名？”

“你们不是知道了？”

“再说一遍，你的姓名？”

“你们不是知道了？”

“姓名？”那人咆哮起来。

“这……”他不明白他们已经知道了还要一个劲儿地问什么，难道他们是抓错了？那倒好。也许他们真的就是弄错了，于是他大声答道：“我叫尚朝贵，和尚的尚，朝廷的朝，富贵的贵。”

“年龄？”

他又觉得这不对，怎么还问这个，看样子他们没有一点抓错的意思，抓的就是他。可是他就是不明白他们都知道了这些，还一个劲儿地问他这些干什么，有这工夫还不如让他歇一会儿，他们也能歇着。后面的那个人捅了一下他的腰，让他说。他想算了吧，这个地方不是一般地方，弄不好枪毙也是容易的，老实一点好。后来他就一直照着人家问的那些问题回答下去。

他憋足了劲儿想要回答的时候，他们的问题已经问完了，他不相信就那么完了，还想在那儿坐着。问了些什么呢？就是你的姓名，年龄，性别（妈的我还能成了女人），职业（农民这个职业说起来真是叫人不好意思），职务（好歹也算是个官，就是不大，再大一点就好了，起码也该弄一个公社书记当当），家庭人口（家里有一头母猪，两个小猪崽子），个人爱好（喝酒，还想喝好酒，还得有一个银酒盅，不过那东西咱可是没有，要有也许你们还抓不到我，那东西里能藏人。不过这话他可是没说，只说什么爱好也没有），家里是否有存钱（有你妈的个屄，一提这个老子就伤心，老子替村里挣了那么多的钱，那一片村子就数老子的村子分红多，可是老子一分钱也没有多拿过，如今还欠着代销店一块多钱的酒钱。老子以后有了钱先盖一座监狱先把你们这帮狗日的关进来）。他头上出了一点汗，他知道他是想得过了火，这想法要是让人家看出来，立即就得枪毙，一会儿也多活不了。另外还问到他离过婚没有（老子疯了，离什么婚，老子家里那个母猪好着呢，又坚固，又耐用，论打架你们都不是个儿。这话他也没说）。

就这么完了？直到回到他的那间小屋子里，他还是没有觉得这就完了，这叫干什么，把人关到这儿来就问一些人家喝不喝酒，离不离婚，有没有钱？这么说来，喝酒，离婚，有钱都得到这儿来住两天？他还是不能明白他们已经知道他的那一些为什么还要问他一次，真是脱了裤子放屁图麻烦。

第23节：第五章住了一回监狱(3)

他想喝水了，特别是想他的那大叶子茶，想那股子苦味，心里头搅得慌。他看看四周，四壁空空，屋子里只有那尿桶里有一点水可以让他喝，他觉得他还没有到了喝尿的地步。可是他现在没有茶喝不好受，哪怕就一点，闻闻味儿也行。他朝着外面喊了一声，立即就有一张可怕的脸出现在窗口，问他喊什么？他说他想喝口水，外面就递进来一只暖瓶，他说："还想要一点大叶子茶。"

外面的那张脸说道："大叶子茶？想不想要点珍珠翡翠白玉汤？喝死你呢，就这么着吧，你也不看看你到了什么地方。"

他不大明白这话是什么意思，"到什么地方也得喝水吧，喝一口大叶子茶也犯法了？"

结果是外面的那张脸把那一只暖瓶也拿走了，还说了一声喝尿吧。尚朝贵也说一声："我操你妈。"

"不让喝总不能不让想吧，想他总管不住。"他就想他平时在家里喝茶喝酒的那个劲儿，嘴里还美美地咝着，好像真的喝上了。外面的那张脸又出现在窗口，他看见了更来了劲，还做出那个架势来，碰杯，上菜，倒酒，一个环节也没少。那张脸在窗口留了好久，他只顾他的看也不看。那张脸离去了，过了一会儿又来了一张脸，也是那么看了好久。尚朝贵还是不理会他们，让他们看去，他在这儿美着哩。喝了个差不多，他就坐下来静静地喝茶，神态安详像挂在半空的一面镜子。这个时候他都不相信他是到了什么地方，他老觉得这是他的家里，就是他的那个胖婆娘不在，还有那两个小崽子也不在，他们要是都在就好了，不知道他们这会儿吃什么，可千万不要把他的那半瓶酒给别人喝了，最好老婆能给他带来，让他喝给那些人看。

外面的人让他的这种出乎寻常的安静弄得不知所措，他们不知道这个人静静地坐在这里是什么意思，刚刚他还那么凶的要水喝，这会儿怎么就一下子安静成这个样子。他们职业的习惯就是不能见到别人

突然的骚动或者突然的安静，一切反常的东西后面也许藏着什么让他们看不透的杀机。因此尚朝贵安静的时候外面多了两道岗，他在那里只顾自己美着，一点也没有发觉。

进监狱的第一天，尚朝贵还没有觉得什么不合适，就是那床，睡在上面空悠悠的，总不踏实，偶尔那床响一声，吓他一跳。他想这东西王八蛋才天天在上面睡，是人还是睡炕好。第二天他就觉得这里的一切都那么的不对劲。他的烟抽完了，嗓子里痒得难受。坐监狱这种事儿他一点儿经验也没有，不知道事先把一切都准备好，仅仅是没有光着屁股进来（不过事情突然，他想准备也来不及，再说他从来没想过他还会到这地方来）。一大早尚朝贵就想喝一壶大叶子茶，再来上一袋烟，美得很。这会儿他的那个老婆不在身边，没人给他弄茶，也没人给他点上一袋烟。越没有越是想，越想心里越难受，胸中好像有五十只猫在抓挠，弄得他坐立不安。他朝外面吼了一声："嗬……"

第24节：第五章住了一回监狱(4)

有一张脸来到他的窗口，问他干什么，他说："伙计给买一盒烟。"他从身上摸出一张皱巴巴的钱。

那人突然一下子吼道："收起你的钱来，我是给你买烟的？"

尚朝贵倒没有吓着，笑笑说："就算帮一个忙。"

"这不是帮忙，这是立场问题。你就不要想了，我不会给你去买烟，这里的别人也不会去给你买。"

"买烟还有什么立场？"他可是有点弄不清这里面的毛病，革命也得抽烟，反革命也得抽烟，再说他还是有可能是弄错了才进来的。他眨眨他的那双小眯眯眼，一副很滑稽的样子，说："就算是立场问题，买一盒烟也枪毙不了你，你就行个好吧。"

那张脸早就不见了，尚朝贵说完这话再看窗口，那里已是空空的了，他没办法只好骂一声，声音挺高，外面的可能听见了，可是没过来和他说什么。过了一会儿，有一个声音和他说："出来倒你的尿桶。"

尚朝贵听到这声音说："老子给你狗日的灌到嘴里，让你尝尝这是什么味道。"他提着那个臭气很大的尿桶走到臭气更大的厕所里，那里面已经蹲着一个人，那人是这里面的干部，嘴里正叼着支烟，他很熟悉这种味道，闻起来特别的亲切，这种亲切让他把自己的鼻子抽得山响，那个干部看着这个样子，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赶紧把事情办完连裤子都没有完全系好就走了。尚朝贵看着那个人的背影骂道："小气鬼，连闻一会儿都不让。"他很失望地拉撒了一番，没精打采地回到他的那间屋子里。

早饭是送进来的，他想这也不错，总不用自己去打饭。一碗稀汤，两个玉米面窝头，三根咸菜，尚朝贵一看笑道："一二三，齐步走，挺好。"他吃得很慢，一边吃一边还想着这比他们出去要饭好多

了，心里平静得很。吃完了饭，外面有人给他弄进来一叠纸和一支笔，说："写你的问题交待。"

他以为是写检查，心想这好办，这种事情自己算是老行家了，就像一个老猎人抓兔子一样，准备三下五去二就写好算了，省得天天在这里穷熬，写好早一些回家，他实在是想家了，起码家里总有大叶子茶，先喝他一个痛快。可是一落笔他犯愁了，写什么呢？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人告诉他到这里来是为什么。他还想了想，在那些问话后面还有着什么别的意思，特别是问他离没离过婚，这说明什么？他的那颗脑袋想这些事儿还不行，想了许久也没有想出来，后来就干脆算了，把纸和笔往旁边一扔，躺下睡觉。

梦里有烟有茶还有酒。

好梦苦短。

他连一口也没有喝着就被叫醒了，那些东西刚刚摆到他的面前，他想早知道这么快就被他们叫醒还不如不要菜也先喝一口，没点着也先抽一口，也算过了过瘾。这样一来什么瘾也没有过，嘴里心里一样的难受，一看叫醒他的那人就没好气，那人说什么他没听清，他只管自己喊："我要见县委书记……"他知道县委书记是这个县里最大的官儿。

第25节：第五章住了一回监狱(5)

“这会儿没人救得你，你好好写你的交待是正经。”

“让我交待什么？”

“我不知道，当头儿不是已经和你说了。”

“说了一个狗屁。”

那人也笑了，说：“那你就交待个狗屁。”

“我要见你们的领导。”

“我们领导开会去了，他走的时候让你写问题交待的，你找他顶什么用。”

他明白这也是一个活死人，算了，不和他多说了，留着那些小话暖暖心了，就算是秀才见了兵。茶瘾和烟瘾一起上来了，它们还把酒瘾也一起勾引出来，当然也让他想起那个银酒盅。那真是个好东西，喝起酒来，浑身的清凉，一脑子的官司全没了，只剩下一个清凉世界。三瘾难抗，尚朝贵只能昏昏沉沉地半睡半醒地呆着。那支笔在他看来就像茅房里的一只蛆，一看就恶心，如果他这会儿有一根火柴一定先烧了它。

尚朝贵也不知迷迷糊糊呆了多久，听见一个人喊他的名字，他坐起来，睁开那一双小眼眨巴着，看到门口站着一个人。他愣愣地看着那个人，不知那人喊他干什么。在他愣着的时候又听到那人喊一声，让他跟他走。他没说什么就跟那人走，心里想但愿能到一个有烟有水有酒的地方。一出门他才看见外面还站着两个带枪的人，他一出来那两个带枪的人就跟在他身后，他想这倒也不错，他们还武装保卫着他。他扭头看了看他们，想和他们说一句笑话，但是，他们一脸的虎踞龙盘，并不想和他说话，他只好把这念头收起来，悄悄地跟着他们走，走到一个门口他明白了，这是还要问他那些已经问过的事儿，这一回得告诉他们，他是女人，而且离过两次婚……

尚朝贵被那两个带枪的人一带出村口，村子里就乱了起来，人们就像一下子失去了自己的主心骨一样，三三两两地站在一起说着猜着，都是一些不祥之兆，没有一个往好处想，听他们的口气尚朝贵恐怕枪毙一次都不够。不过也就是乱了那么一小会儿，村里的人对这一类的事情有着一种天生的应付本能，用不了多一会儿他们就会安静下来去做自己想好的事，至于他们议论过的，也就是议论过算了，一会儿就忘。尚朝贵一走，公社书记就来了，这一次是坐着汽车来的，不怕村民们挡在村口跟他要什么粮食了。村民们围住他的汽车看个没完。他们这个村子还没有来过坐汽车的人，至于他和老支书说些什么，他们不去关心。也有那么一两个有心的站到老支书的窗下听公社书记和老支书说些什么，尚朝贵到底怎么了，听了半天也没有听出个所以然。到了最后他们听到老支书一句话："我就知道他要犯错误，早说他他不听，唉……"听到老支书这一声叹息，他们又都觉得尚朝贵就该这么着，也就再没有心思听下去。村子里很快就平静下来，人们只是看着老支书下一步要干什么。出去搞副业的那些人回来了，没事做就一群一伙地在一起说着他们见到的外面的那些事情，吸引了不少年轻人，也有老头来听的，老头们做出一副料事如神刀枪不入的样子听着，听到那些要紧处还说一句劝教的话。大叶子茶在火上呼呼地煮着，一屋子的苦味儿。人们一边喝一边尿，一个大洗衣盆放在屋子里就是让尿的，一会儿那个盆子就满了。这边是黑黑的茶汤，那边是黄黄的尿汤，好在他们已经习惯了这两种汤的味道。

第26节：第五章住了一回监狱(6)

公社书记等于是向老支书传达了一个公社党委的决定：免去尚朝贵的村支书和村革委会主任职务，由老支书重新接任这一切。老支书也没说什么，想留公社书记吃顿饭，公社书记说算了吧，还有事。汽车屁股后面冒着烟走了。

老支书先去了尚朝贵家，对女人说："好好招呼孩子，不要让孩子受惊吓。他的事是他的事。"

女人说："他也不知是怎么了，抓他怎么就连一个理由也不说。"

"公家的事谁也弄不清楚，你就等着吧，还能咋。"

两个儿子都躲在女人的身后看着老支书，好像就是他把他们的父亲抓走的。老支书过去摸摸孩子的头说："没你们的事，好好听你们娘的话。"说着他还一边想这个女人真是心硬，好像没事人一样，家里一点乱也不见，更没有哭天号地。他只能认为他们两个人都是死皮，反正什么也不怕。临走的时候他叮嘱女人说："你不要让陈运来再来你家里，朝贵的事也许都是坏在他的手里，肯定是他们在一起的那些事儿让公家知道了，他们在一起弄了些什么谁也不知道，弄不好就是一些犯法的事，我早就和他说过他不听。别人要是问起你来你也不要乱说，小心给朝贵再添了罪。"

女人突然说："我想去看看他。"

"想去就去吧。"

"村里给出一个证明吧。"

"这事哪能出证明，你去就是了，人家让你看你就看一看，人家要是不让看，那谁也没法子。"

女人说："那我就这样去，你跟他说什么？"

"没说的，见了他让他好好在里面交待问题，争取宽大处理。"

送走老支书女人就收拾了一些茶烟和衣服，一块带着。把孩子放到尚朝贵的大弟廷贵那里，一个人直奔县里。走到村口的时候见到陈

运来，陈运来给她一包东西让她带给尚朝贵，她打开一看是一些烟和两瓶酒。他说：“反正我已经是老坏分子了，也不怕受什么牵连，你把这些东西带给他，让他不要断了这些东西，完了就说一声我会给他弄。”

女人把那些东西看了看，说：“里头没炸弹吧。”

“以前他当支书我还没有给他放过炸弹，如今成了一路货了倒害他。”

女人喝道：“谁跟你是一路货。”真想把那些东西给他脸上摔过去，不过一下子想到他能有这份心也不容易，这会儿村里的人躲还躲不及呢。管他是不是一路货，吃上东西再说，烟抽到肚里，酒喝到肚里还分什么好坏，一样。

女人问陈运来还有什么说的，陈运来到底在外面跑的多一些，说：“你让他放心，抓他肯定不是为了他和我的事，恐怕是政治上的原因。”

可是女人却觉得他说的不是正点，什么政治，真是扯淡，他一个庄稼人，一个破支书，跟农民一个样儿，还什么政治不政治，怎么着也是老百姓。也许女人很看重自己当年战天斗地的铁姑娘业绩，有点看不上尚朝贵这个支书职务。

女人到了县里倒是找到了关她男人的地方，也让进了那个门，但是他们检查她的东西的时候把那些烟全都弄碎了，说是里面藏有什么别的东西。至于那酒，不能往里带，怕犯人在里面用酒放火。烟酒两样，碎的碎了，不能带的不能带，她觉得这样见了他也没意思，索性就算了，她只问了一声：“他还活着吧？”

第27节：第五章住了一回监狱(7)

对方笑了，说：“当下反正还活着。”

“没得病吧。”

“还是一头犍牛，见你就没命了。”

“呸！不要脸的东西。”

女人掉头就走了，管检查的那人挺奇怪，这女人来看人，怎么不见人就走了。他不知道女人想的和他想的不一样，女人想的是既然不能带给他一点让他高兴的东西，见了他又有什么用，一个空人他也不稀罕。

女人回到自己的家已经是半夜了，她把孩子接回来，廷贵问她情况，她说好着呢，没死。廷贵觉得这话不正常，可也不好问什么，想着既然能去探望，明日自己亲自去一趟。廷贵走了，她看着睡熟了的孩子不知怎么地，眼泪一下子出来，不由她用被子捂住脸哭了一阵。哭完了又说自己没出息，这么一点事儿，值不当哭一鼻子，让别人见了还笑话。

第二天一大早，老支书就来到她家，把她从被窝里叫起来，问她尚朝贵在那里怎么样，她没好气地说：“挺好，还跟头犍牛一样。”

听了这几句话老支书心里好大的不高兴，听这口气好像是他把尚朝贵弄到那里面去的一样。他说了句：“有什么事再和我说吧。”就走了。心里还骂那女人不识好人心，也骂自己好心给人家当了驴肝肺，从此以后再也不管这些闲事。

鸡不鸣，狗不叫，一村的安静，老支书不知怎么的突然觉得这里面藏着一种让他悚然的东西，他赶紧回到自己的家，才稍觉心安。也像这地方的其他人一样，他一大早也喝一壶大叶子茶。老伴已经给他把茶弄好了，他一进门就闻到一股苦味儿，那一口苦水下肚他才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喝着茶，他想着村里的事，这好长时间他已经不多过问村里的事情，一点头绪也摸不着。尚朝贵在的时候他闲事不管，倒

也落个安然。这一下子把他又弄出来，他觉得自己就像一个从坟里钻出来的人，看着什么都陌生，看人也眼花。再说天已经不是过去的那片天，天下的事已经和他那会儿颠倒了一个个儿，要不然陈运来那样公开地敢到尚朝贵的家，竟还想去看一看尚朝贵。一想到陈运来，老支书几乎就要垮了，以前的时候他只要把陈运来弄出来就可以把局面打开，因为一批他大家就想到了自己该干什么了，谁都怕把自己弄到那个批斗台上去。

现在不行了。

尚朝贵在里面不知道自己的老婆给他送过一次东西，如果他知道了一定会喊一声老婆万岁，尽管平日里他曾看见他老婆水牛一样的身子说过她是天下最丑的女人。烟酒茶三不沾，又没有女人，他觉得这些日子就像是出了家的和尚一样了。这几天里他唯一沾过烟的一会儿就是他被叫到那间小屋子去的时候，问他话的那个头儿吸着烟，他便一个劲儿地吸那人嘴里吐出的烟雾，至于那人问的话他一句也没有听清楚。

也不知过了多久，听见那人说："你先下去吧。"听到这话他赶紧爬下去钻到桌子底下，这一下把那人吓了一跳，问他到底下干什么。他说："你看就行了。"那人看时他在桌子底下拣那些烟头。那人倒没说什么，外面进一个人，大声喝他站起来。他说："就拣一个烟头又不是杀人，怕的你，没事。"

第28节：第五章住了一回监狱(8)

他说是没事，但是别人不这样看，他被一个带枪的人从桌子底下弄出来，又把他的烟头也收了，一点也没有给他剩下。他只好说："我是打扫卫生，看见烟头在地上不干净。"

带枪的人说："什么时候了，你还操这闲心。回去好好想你的问题。"

他这才想起来刚刚那人问了他好多的事儿，当时就那么随问随答，答过去也完了。这会儿让他想他一点也想不起来，就问带枪的人。带枪的人说："你聋了？傻了？"

"就是，刚才一点也没有听见，他说什么了？"

"这我可不知道，没听见，让他再给你讲一次。"

"那好，你带我去找他，让他再给我讲一次。"

带枪的人推了他一把："去你的吧，给你脸就想上头，你老实一些回去想着吧，过不了关有你的好看呢。"

尚朝贵只好丧气地回到他的屋子，进门就看到他中午没吃完的白菜帮子扔在火边给烤干了，一股子白菜帮子味直冲他的鼻子。他过去把那些叶子抓起来想扔掉，那么一抓，干透了的叶子立即就在他的手中碎了。一道灵光在他的脑子里闪过，裂开他的一道智慧矿脉，这不就是现成的烟?

他把让他学习的报纸撕下一条来，把那些干白菜叶子往里面一卷，不顾一切地往火上一对，一口就吸着了。他的头发也被火燎了许多，一屋子的烧毛臭。他现在沉浸在他自己的烟味儿里，别的什么也不知道。他后悔第一口吸得太狠，该慢慢吸，一口一口吸，好好品一品这个味儿。就吸着这个东西再给一个皇帝也不做了，去他娘的什么问题不问题，先好好品品这个再说，明天枪毙也心甘。从这一天起他就把他饭里的白菜帮子剩下，等到他们不注意的时候，他就把这些帮子放到火上烤。这样一来他们给他学习的报纸就让他卷了烟，不光是

他们问他的问题他不知道，就连报纸上的大事他也不知道了。烟瘾把他弄成了聋子、瞎子，也许还是一个傻子。

有一天陈运来突然来到尚朝贵跟前，尚朝贵恨不得抱住他亲一口，问他怎么来的，我老婆怎么没来。陈运来告诉他：你老婆来过他们不让进。尚朝贵大骂："你他妈的一个坏分子能来，我老婆那样的清白之人不能来，这他妈的什么世界……"

那边陈运来急了，"我的祖宗，你小声点好不好，没人把你当哑巴卖了。我是通一个关系进来的，看看你也不容易。"

"那就给我带些烟酒来。"

"人家不让带东西，让带我早就带了，还用你说。"

"那你滚吧，看见你就想喝酒，你是成心勾引我的酒瘾，还不如不来呢。"

"现在抽一支烟总是可以吧，来。"

尚朝贵抢似的拿过那支烟来，这一次可是一口就抽了半支，抽完了就又要一支，又是一口抽半支。

"真是几辈子没抽烟了，像个饿鬼。"

"比饿鬼还饿。"

"这滋味我知道，那会儿你们批我的时候一连几天不让抽烟喝酒，真是把我憋得像一只丧家狗。"

第29节：第五章住了一回监狱(9)

“现在好了，顾不上你，轮到我了，你美了吧。是不是天天在家喝酒？”

陈运来笑了笑没有回答他的话，只是又递给他一支烟，“狠着劲抽吧，等一会儿我一走，你就又得做烟梦了。”

尚朝贵没有说出他把白菜帮子当烟抽的事儿，觉得丢人，尤其是在陈运来面前。他一直觉得陈运来是一个有本事的人，就在过去那么困难的日子里，陈运来家里没有断过酒也没有缺过烟。就算他是投机倒把，那也得有那么两下子才能把东西弄回来。他不想让陈运来笑他在监狱里抽白菜帮子，哪怕就是把陈运来的烟抽尽。

过足了烟瘾，尚朝贵才想起来问一句：“我老婆没嫁了人吧？”

“那除非你死了。”

“看样子我一时半刻也死不了，不够枪毙的罪。”

“那她也跑不了，放心吧。”

“你想办法让我老婆送一点酒进来。”

“恐怕不好送，查得严，我是有关系，那也不让带东西。”

“活人还能叫尿憋死。想办法。”

陈运来走了，第二天尚朝贵老婆来，两手空空。尚朝贵心想真是一头笨猪，肯定什么也没有带来。老婆过来见他，跟看守他们的人说：“给他一条毛巾擦擦脸吧。”说着就递过来一条毛巾，还抖了几抖，让那看守看里面什么也没有。尚朝贵伸手接那毛巾的时候一下子闻到一股让他销魂的味儿，他抢过那毛巾立即就捂在嘴上，拼了命地吸，一口又一口，一丝又一丝，全都吸到嘴里，吸到肺腑里，一点也不剩下。吸完了还把毛巾咬在嘴里半天，恨不得把那毛巾也吃到肚子里。直到那毛巾成了干的，一点水分也没了，他才把毛巾还给地老婆。问：

“谁教给你的这法子。”

“陈运来。”

“这个畜生就是一肚子的鬼点子，连眼睫毛都空的，他娘把他生在笊篱里了，浑身的眼儿。”

“烟可是不行，他们不让带，我要是成了一根烟就好了，每天让你来抽一抽。”

“这地方要是能脱裤子就好了。”

“呸！都什么时候了还想这个，等着吧，等你没事儿了，让你好上五天五夜，怕你到时候熊了呢。”

“算了，不想就不想，酒总得想，就用这办法喝酒吧。能喝两口，明天死也知足。”

老婆又啐了他一口，说好歹家里还有两个小东西等着他回来呢，不许说这些不着四六的话。关于村里的事，尚朝贵一句也没问，老婆也没说，就连陈运来也没有说，他们不说是为了不让他伤心，他不问是觉得问不问扯淡，没了他村子里还一样生孩子，也一样死人。老婆临走问他还想什么，他想了想说就这些，下次来把家里的两个小兔崽子带来我看看。刚刚说完就又说不用了，千万不要让小孩儿来，这些日子最好把小孩送到他们的姥姥家去。老婆说那上学呢？他说不怕，误些日子不打紧，好坏不在乎这几天。老婆说你就敢保你的事儿几天就能了？他说先让孩子们定定心，小孩子家打熬那么几天就行了，就是怕开始这几天，小孩子脸上心里都吃不住劲。老婆说好吧，就这样。尚朝贵就再没有说什么，挥挥手让老婆走了。

第30节：第五章住了一回监狱(10)

尚朝贵就这样在监狱里有酒喝，也有烟抽，就是没有大叶子茶那苦苦的浓汤，好像他的精神头也差一点，好在有那么两样儿，在他看来已经是烧了高香，他也不敢再有别的想头。小日子也算过得滋润，他挺知足。

一天夜里尚朝贵又被带到那间小屋子里，一只小灯泡吊在他的头顶，灯光照着的人脸是蓝色的，像鬼一样。在离他不远的地方放着一张桌子，桌子后面坐着一个他看不清模样的人，只能看见那顶帽子。

一个声音就像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特别的深厚，又特别的深长，“你应该懂得我们的政策。”

“是，我懂，我懂，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尚朝贵学着栾平的嗓门说道。他想看清那人是谁，可是不管怎么看就是看不清。他只好把那人想象成一个鬼，和鬼说话那可不是闹着玩的，他都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那声音严厉了一些：“你放老实一些，不许你嘻嘻哈哈。”

他想他没有什么不老实的地方，这许多天来他没有和他们这里的任何人吵过打过，他们要他说什么他就说什么，还要他怎么样呢？这么想着他都觉得很委屈。那人并不买他沉默的账，又追问一句：“你听见没有？”

他只好回答：“听到了。”

“那好，我来问你，你和县里的什么人一块喝过酒？”

他想了想，从来没有和县里的什么人喝过酒，他到县里开过会，也到县里办过别的事情，可是没有和县里的什么人喝过酒，前些年哪里有酒让人随便喝呢。他说：“和人家县里的人喝酒，那得有驴屁股大的面子，我哪里有。”

“真是没有？”

“没有。”

“你再想一想。”

“这不用想，就是没有，要是有了我还不说，喝酒又不是在一起搞暴动，杀人放火，还怕什么的。”

“你没说实话。”

“真的没有。”

“我再给你一次说实话的机会。”

“真的没有，说瞎话是这个。”尚朝贵伸出一个小拇指。

“不要耍滑头，你不说实话后果可是严重的。”

“我真的是没有和什么县里的人喝过酒。”

“我再提醒你，你和谁说过你和县里的人喝过酒？”

他想了想，就是没有和什么人说过和县里的人喝过酒，那年头县里的官可不是好见的，见了人家腿肚子都发软。他摇摇头还是说没有。

那边的人好像是冷笑了一下，“好吧，你不愿意说实话，那就告诉你，是你们公社的书记说的，是你亲口跟他说过你跟县里的书记喝过酒。如今原来的书记是清查的对象，他有一些问题涉及到下面。比如你们那个村子，他到你们村里干什么去了？和你喝酒的时候说了些什么？他煽动你们都干了什么？”

他想起来了，是他和公社书记说过他和县里的人喝过酒，可那是说着玩的，哪里真的和县里的人喝过酒。当时他是看着公社书记那劲儿讨厌就随口说了一声和县里的人喝过酒，现在……他真是有点哭笑不得。他说：

第31节：第五章住了一回监狱(11)

“我那是和公社书记说着玩的，我没有和县里的人喝过酒，县委书记什么样儿我都不知道，真的不知道。”

那人突然爆发出一阵阴沉沉的笑声，那蓝色的灯光都抖动起来。他更加看不清那人的脸了，只觉得那人在他面前跳成一团，成了一片光点，散得到处都是。他分辩说：“真的，你要是不信，就问一问县委书记，他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儿，他没有和我喝过酒总不能说有吧。”

“你不老实。”

“我就是没有。”

“既是你不老实，那就好好想一想吧。”

说完这话他就走了，他一出门就又进来两个人，他们分别站在他的两边，谁也不说话。他想站起来，但他刚刚一动他们就把他按在那里。他明白了，这就是让他好好地坐在这里想着，什么时候想好了他才可以离开这里。这对他来说真是绝望的一件事，这就是说如果他不承认和县委书记喝过酒他就得一直在这里坐下去，一直到县委书记和他喝过酒为止。他想这可是死在这里了，总不能和县委书记再喝一次酒吧，而且听那口气县委书记已经被抓起来了，他也正在受着审查，显然不能和他再来喝一次酒，就是说一句话都是不可能的。

他想这才是一句话惹来横祸，没吓住狐子吓住了狼。他也明白了为什么到这里来了，原来并不是因为和什么坏分子勾结的事儿，怪不得陈运来那小子能来去自由呢。

“到底喝没喝你们可以去查嘛。”

他身后的那两个人不理他，他们的任务就是看住他不让他站起来，也不让打瞌睡，一直到他交待了为止。尚朝贵想到他一开始说和县委书记喝过酒那后面的话真是就多了，还得交待他和那先生到底弄了一些什么别的勾当，胡子眉毛，小葱韭菜，是是非非，恩恩怨怨，

多了，那他这后半辈子就算交待在这里了，话一说完他也就该入土了。这不行，不能承认，一承认麻烦更大。

可是心里还有一个声音说承认了吧，先说了好回去好好睡一觉，别管什么先得吃饱睡好了再说，就是真和县委书记喝过一次酒他们还能把你枪毙了不成，人家还好好活着呢，他自己在这里受什么洋罪。说。就说是喝过一次，至于说了些什么他一下子记不得了，得让他慢慢想来再说。对，就这么办，说一声喝过然后先回去睡觉，这会儿眼皮子实在也是顶不住了，要是有一个东西把眼皮子支住就好了。

他又实在是没有和那位他没见过的县委什么书记喝过酒，我没和他喝过凭什么就说和他喝过。他算什么？就是皇帝老儿，我不跟他喝，他还能让一个鬼魂来缠我不成？没喝，实在是没喝，老天作证。

公社书记这个王八蛋，待我出去一定活剥了他的皮让他们家的人当画看着，把那小子的头点了天灯，把那小子的真东西活活割了去，再弄一个女人放到他跟前让他看着难受，要不就是把酒从那小子的屁眼里灌进去，让那狗日的喝一个够，再把那小子的嘴用电焊焊牢。

至于公社书记为什么要和县里的人讲这些他尚朝贵可是没有想，他想什么也就是那么一点点皮毛，再往深里他就不知道该怎么想了。

一会儿想说；

一会儿不想说；

一会儿心里骂公社书记。

尚朝贵就这么着过了一夜，直到第二天的早晨，那两个人也困得顶不住了，他们才让他回到他的那间屋子里，他一进门倒头便睡，呼噜声几乎和他倒地的声音同时响起。待到再把他叫醒的时候，他下定了决心：说吧，我的祖奶奶，我可一天也不能再熬了，一事当前，得先替自己打算，不死就好办，不要事儿没多点儿先把自己熬倒了，不合算。

他一进那间屋子就喊：“我说……”那声音好高好高，就像常宝诉苦，喜儿申冤，吐千年之块垒，舒心畅气。

坐在桌后面的那人一愣，随后立即就高兴了，说：“我就知道你是一个聪明人，坦白从宽，现在还来得及，说了就好，你要好好揭发出他的罪行。”

尚朝贵在说之前心里先骂了一声：“我操你妈，还有你姐姐……”

第32节：第六章出狱以后的感觉，给个支书还不干(1)

第六章出狱以后的感觉，给个支书还不干

第六章出狱以后的感觉，给个支书还不干

尚朝贵在那间小屋子里的时候还没有感到他自己有什么与往常不一样，一只脚刚踏上村边的土就觉得是进了一次太上老君的炼丹炉，炼了火眼金睛不说，还有了一身的好胆量，从此以后就是一副刀枪不入的金刚身了。

找陈运来喝酒，他好远就叫："你这个王八蛋，就冲你去看过老子一回，今日这头一顿酒就和你喝。老子不住那个地方，你还不去看呢，真是苍蝇找血，屎虫找粪，天生的一路坏坯子。"

这话全村的人都听见了，人们就都叹起来，说那地方就像一个坏医生开的糟诊所，好人进去要病，病人进去要死。这不，好好的一个支书进了那里头住了几天，就和坏分子分不开了。跟好人学好人，跟了坏人跳了城，童谣离真理并不远。就那么顿酒把人们对尚朝贵住监狱的那一点同情心弄了个净打光。尚朝贵一不做二不休，扳倒葫芦洒了油，和陈运来划起拳来，呼三喝四，叫五喊六，吼得村子乱晃。

尚朝贵的声音震得最痛的是老支书，他觉得自己年纪大了，再说这个世道好像要变一变，虽说他不往那种一仆不事二主的分上想，但是一朝天子一朝臣的道理他是知道的，时下已经不是他的那个时代，早早离开为好。尚朝贵还没回村，他就思想着哪一天还是把这一摊子交给尚朝贵。可尚朝贵一回来就和那个家伙已经尿到一个壶里，成了一个山头的狐狸，臭味已经相投，这支书的事儿哪里还敢再交给他。另外让老支书心里难受的还是这世道再变也不能让陈运来那种人占了上风，让他们这一类人成了气候，过去他们那多少年不都全费了？不管怎么说，老支书还是经不住那喊声的诱惑，悄悄地去陈运来他家的外面看了看，当然他不会进去，只是看看而已。

第33节：第六章出狱以后的感觉，给个支书还不干(2)

他跑到公社里把他见到的给公社书记说了。公社书记的话却是："上面说了还让他当支书，本来让他进监狱就是冤了他，他什么事儿也没有。"

"什么事儿也没有，就能进了那里头？"

"这年头那种事儿多了，这有什么稀罕，县委书记还不是进去坐了几天。县委书记在那里面见尚朝贵了，俩人还说了半天话呢。"

"我说他一回来那么的气盛，好像从朝廷得了封赏回来似的，原来如此。可是……"

"你回吧，到时候再说。"

老支书一回到村里就先到尚朝贵家，酒摊还没散，也许又是一摊新的，他也说不清，反正那酒还在。他说："你还把支书当起来吧。"

尚朝贵也许醉了，叫道："那事情孙子才干呢。"

老支书说道："我这是和你说的正经事，不是耍的。既然你没事儿，就接着干吧，我也老了，不干了，我就是替你招呼几天的工夫，你一回来我也就该交给你了，可是一点祸也没有给你闯，不用你一回来就擦屁股。"

"这会儿我可是真弄一个屁股擦一擦，最好是一个娘儿们的好屁股，你那老屁股我可不擦。"

老支书一看这肯定是醉了，不再说话，出门走了。尚朝贵就又喝起来，老婆站在院子里骂道："几辈子没有喝过那几口猫尿，喝死你算拉倒。"

"这女人，我在监狱里的时候，你把酒倒在毛巾上送给我，这会儿倒不让喝了，女人也真是一种怪动物。"

"坐了一回监狱，你以为自己是进了一回金銮殿呢，看你不知羞耻的。"

“我没偷没抢没强奸女人，进那里头住几天也没有什么不好，别人想去还去不了呢，不信你自己去试一试，看不把你赶出来。”

“没脸皮的东西。”

尚朝贵说：“算了你也不用生气了，小心肚子再大了，不怀孩子肚子大了可是不好。来，你也喝一盅。”

老婆过来一把夺过酒盅，一口喝下，“喝就喝。”

“这还像我老婆，来，再来一下，要喝就喝一痛快，喝的多会儿想起来心里也好受，就像那个事儿……”

老婆喝下酒，呸了一口尚朝贵骂他不要脸，让孩子听见羞死人。尚明贵笑起来，越笑越凶，一直笑出了眼泪。

尚朝贵觉得应该去看一看妞儿，不知为什么他想见到她。这一个念头刚刚出来就把他吓了一跳，他想坏了，心里是不是有了妞儿。他赶紧把这个念头打了回去，回头和老婆说话，净拣一些要紧的说，说得上气不接下气。老婆叫道：“你今天把话说完明天干啥？”

“明天上山打酸枣。”

“给你哪个小奶奶打。”

“给你。”

“我早就不要了，等着下一辈子再跟了你，给你怀小兔崽子的时候你再来孝敬吧。”

“那还早着呢，就这会儿吧，让你也尝尝那东西的味道。”

他指望这么说着话忘了妞儿，可是妞儿那身影总在他的脸前晃，还有那冷漠的神情，看人的时候总是把眼一斜，勾人的魂。可是他们谁也不能靠近她一步，靠近她一步她就让你感到她带着刺，得小心扎了手，也得小心扎了眼。他弄不清她为什么把自己防范得那么紧，就是不让男人靠近一步。有的时候他想过，也许就是她娘守寡守怕了，不想让自己的家门口有那么多的是非。他仔细一想觉得自己太没出息，老想人家干什么，这不是一个正经想法。要是让老婆知道了不给他扎出三五十个透明的窟窿才怪。常常是到了最后他自己安慰自己一

番，“算了，有一个老婆就算了，拉灭了灯谁是谁啊，都一样。”想归想，他还是不能把他心里的那个念头打消，一有空就想起了妞儿的那张脸，实在想逮住她亲上一口。奇怪的是他在监狱里那会儿一点儿没想妞儿，不知道他那时候为什么就不想。

第34节：第六章出狱以后的感觉，给个支书还不干(3)

一想到妞儿他的心情就复杂起来，一会儿觉得自己老婆好得不得了，一会儿又觉得自己的老婆简直不成样子，真像一头老母猪。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就连自己的那两个小东西也不顺眼起来。他想着要是妞儿早生两年就好了，那就摘花连根，把老丈母娘也娶过来算了。

尚朝贵就那么在家里想了几天，心里感到这也不是个事儿，得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外面还有什么他愿意做的事情。可巧那天他准备走的时候，公社书记来了，他一来先到尚朝贵家里，一进门就说："这一次我可是跟你来道个不是，上次我和他们说了一句笑话，他们就当了真，就算是我对不住你了。事情已经过了，你就高抬贵手，不记小人的过。"

"夜猫子一来准没好事，有屁快放，我正想走呢。"

"上哪儿。"

"这你管不着，这可不是我当那个破支书的时候，一上哪儿先得给你说。无官一身轻，我这会儿才算体会到了。"

"你走不了。"

"干啥？再逮起我来不成，那里头我可是坐够了，要去你自己去吧。害的老子真不浅，恨不得千刀万剐了你。"

"就算是我错了一回，圣人还有过呢，咱算老几。你说？"

"我饶了你这一回，我也是不想和你这种人一般见识，真是他娘的一张臭嘴，老子一句话，你就翻他妈的满世界是风，不怕当哑巴卖了你。要是放在前些年那会儿还血气盛着不把你收拾够才怪气。这会儿真是不想和你麻烦了，没意思。"

"坐了那么几天就没心劲了，看来你也就是一根柳木棍子而已。说正经事儿，公社党委决定，这个村的支书还是让你当，老支书老了，这个村子没有一个得力的人不行，这么大的一个村子可不是闹着玩

的，眼下政策也变了，和过去不一样了，得一个有力量的人领导着干……”

尚朝贵没有听完就翻了白眼：“还想拉我上那个套，你盖被子做梦去吧你，再加上一床好绣花被，梦得再好一些。那会儿把我弄到那地方去的时候怎么没想到这个村子离不了我。我走了，这村子里也没有塌下天来，地球还不一样转？”

公社书记把脸拉下来：“这可是公社的决定，你不要当耳旁风。”

“谁决定的我也不干，总不能因为这个再把我送到那地方去吧。你说什么也不行，公社决定，就是中央决定也不行，我不干总不犯法。”

“真的不干？”

“这还和你打什么哑谜，真的不干。说一千道一万，我是老主意不变，好马不吃回头草，老虎不吃回头食。你就还让老支书干吧，他老人家反正给你闯不了祸。”

“那你准备干什么？”

“干什么都行，抬死人，挖坟墓，看谁家拉灵缺一个，我就去给人家顶上，分上一点财产，怎么着都比那个支书强，再不行就收养私生子，那东西可多了，将来指着这些私生子们给他爹拉灵，起码是站着长长的一溜，跪下呼呼的一大片，看起来也好看哪，你说呢？”

说完这话，尚朝贵把公社书记扔到那里就走了。临出门他想起来向公社书记说这一次我可是找地委书记喝酒去了，你要不信就跟着，到时候你也能好好喝几口。一出门他好像有了那么一点迷茫感，不知道该到哪里去，甚至没和家里的人说一声，他想天下哪里都有路，一棵歪脖子树还能吊死一个人？就是出去走一走也行，走到哪算哪。

“天涯何处无芳草”。

他居然想起这么一句诗来。

第35节：第七章烧砖记(1)

第七章烧砖记

第七章烧砖记

尚朝贵像一只野猫，也像一只地老鼠，没一个正点，真是走到哪儿算哪儿，也真像他原来想的那样。先到他的老丈人家里扯了半天西王母的裙子汉武帝的球，东河滩的王八半斤油。老丈人不知道非年非节，他一个人跑来干什么。也知道他住过几天监狱，不过也知道他也不是杀人放火，偷盗抢抢劫，也不是强奸妇女，所以也不觉得那是多么没脸面的事。来了，就来了，只问怎么就他一个人来了。尚朝贵说："鞋底抹了油了，坐不住。"

老丈人笑了笑，说："你家的锅底还闲着呢，还顾得上往鞋底上抹。"

尚朝贵揭开老丈人的锅底看了看，说："一个球样儿。"

老丈人原来有一点烧砖瓦的手艺，后来村里没有砖瓦窑了，他想着这点手艺要带到坟里去了。他和尚朝贵说："要是有一个砖瓦窑就好了，那我保你一年……"

他没说完，尚朝贵就打断了他，说："那还不如有一个金窑，用多少取多少，省操心。"

"你这叫抬死扛。"

看着女婿瞪着那双小老鼠眼，老头儿心里都有些好笑。心想这个东西能干什么，当了几天支书就带着人出去要饭，好事不出门，坏事一传就是千里，满世界都知道他有这么个女婿。到头来还去那好地方住了几天。虽说他到那里头住不是偷不是抢也不是强奸女人，可那总不是一个好去处，要是好去处多少人都抢着去了，还用着公家来抓。

老丈人抽着旱烟袋，呛得尚朝贵鼻子里一阵疼，好像那烟直入他的肚子里搅了他的肠子，屁股里冒出来的都是烟。尚朝贵还有一个没出嫁的小姨子，那小姨子可是柳叶子眉，杏核子眼，樱桃小嘴一点

点，和他老婆是天上地下。以前他一来老丈人家走亲戚就和小姨子逗："你妈没把你嫁给我，要是你跟了我，我就把你当娘娘侍候着，保你一辈子享不尽荣华富贵，我也胜似守着你那肥猪一样的姐姐过活。"

姐夫和小姨子逗逗嘴，打打闹闹，就是和小姨有那么一点点的不利索也不为大过，猫见不得鼠，姐夫见不得小姨子，这和物理学上的牛顿力学定律一个样。今天小姨子正好不在，尚朝贵多少有一些寂寞，也不好问小姨子哪里去了。他就往坏处想他的小姨子，想她不知到哪里和男人鬼混去了，而且最好让哪个男人好好把那小子打一顿，打得她一回来就扑到姐夫怀里哭，然后……

一口红烟灰一下子就吸到肚子里去了，烧的他的肠子一声响，尚朝贵差一点跳起来。老丈人看他不正常了，问他什么事，他不敢说是烟灰烧了肠子，只说是坐得屁股疼。老丈人就给他重新搬过一个垫子来，女婿坐得屁股疼也不是一个小事。尚朝贵为了见一见小姨子，就一直等到中午，小姨子还是没回来，他只好在这里吃饭。一吃饭他就想酒喝，可是老丈人从来不侍候女婿喝酒，这一顿饭吃得一点儿味道也没有。再加上小姨子没有回来，更雪上加霜，差一点尚朝贵就不想活了。把碗一放他就在心里骂小姨子：这个卖屄东西，在哪个王八蛋炕上睡着呢……

第36节：第七章烧砖记(2)

尚朝贵不知怎么就游荡到他第一次要饭的那个村子，正好在村口碰上支书，“嗬！要饭的支书来了，这一次带了多少人？”

“要不是我吃你一顿你还捞不上这光荣呢。”

“呸！出门碰上吊死鬼，倒一天的运。”

“咳，话不能往绝处说，老哥，你上哪儿？”

“出去走一趟，找一个烧砖的。”

“找烧砖的干啥？”

“我们村里有一个砖瓦窑，前些日子找了一个烧窑的，刚刚把窑装好，那狗日的说给他的钱太少，扔下跑了。窑装了，好歹总得烧出来，多少总得变一个钱。”

“给他多少钱？”

“一百五。”

“不少。”

“他们那种人，见一只虱子都要分一条腿，多会儿都说钱少。”

“走。先到你家坐一会儿。到了你的村口，你总不能不让进去喝口水吧。你别怕，这一次我没带人来，就我一个，也不要饭，顶多就是喝口水，你不会连口水也不管吧，再说一口水也喝不穷。”

那支书被他说得没法子，只得和他回到村里。尚朝贵喝了一碗水，不过瘾，说得开一壶。支书说：“喝尿吧，我还把你当老爷侍候了。”

尚朝贵笑了笑，“你看你，一壶大叶茶，又喝不穷你。还显得你小气。”

那支书站起来，“不侍候，哪儿侍候你你上哪儿。”

尚朝贵没办法，说：“真是鸡巴一个小气鬼，看你五辈子也下不出一个大蛋。算了，那去看一看你的砖瓦窑吧。”

“我心急火燎的，哪里还有心思和你东跑西转的，你自己跑着看。听说你还坐了几天大牢？”

“坐了几天？好几天呢，那里头的滋味可是不好受。”

“屁话，那里面要是好受人人都去了。谁还肯再做皇帝？你们村里的支书谁干了？还是那个老支书，那人可是好人，不像你什么王八事都能做出来。”

“走吧走吧，一个鸡巴砖瓦窑，又不怕看到眼里出不来。再说，我也没那么大的眼，装下一座砖瓦窑，那得两只龙眼才行。”

尚朝贵半拖半拽着那支书来到一座砖瓦窑前，尚朝贵闻到了一股子新泥味，很好闻。新砖已经装好，都在里面整整齐齐地码着，就等着点火了。尚朝贵看了一会儿说：“这砖装得不算太好。”他尽量把声音压得很低，慢慢的，让别人一听他就是一个行家，起码也是一个见过世面的人。

“怎么不好？”

“中间的空该再大一些，不然的话火上不来，净在下面憋着，到头来你费了不少的煤，还是烧不好。”

“你还知道些这道道？”

“我以前干过。”

“你干过？”

“干过。”尚朝贵说得特别干脆，也特别的沉着。

“我怎么没听说过？”

“你没听说过的事多了，你知道王母娘娘几个奶。”

说完他就要走，支书把他拉住了，“咱们再坐一坐。”

“不坐，我还有事情，不要一壶水把你喝穷了。”

第37节：第七章烧砖记(3)

“你少说这种吃人不吐骨头的话，你他娘的全村吃了我一顿，吃穷了？我看，你反正也没什么事，要不你就来把这窑砖烧了算了，工钱还是那么多，不给你减。”

“不行，我有急事，正马踩着车呢，顾不上。”

“钱少？就算你还我的那一顿饭，你也得给我把这一窑砖烧出来，别想走。我还不知道你还有这么一手，要知道那时候就该让你烧一窑再走。”

尚朝贵做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说：“你真的要我给你烧？”

“你如今也不当那支书了，就给我烧了算了，就算帮我一个忙，我好坏给过你一顿饭，知恩总得报吧。要不，还我那一顿饭钱，我现在就要。”

“唉，这才叫烧香引鬼呢，不该多那一句嘴，知恩不报是小人，就依你。”

他们又回了村，到了支书家里，炒了一盘鸡蛋，烫了一壶酒，把尚朝贵让到上首坐了。三盅下肚，支书说：“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尚朝贵把一盅酒一口吞了，还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好像胸中积了许多的块垒。长气吐完，说：“运气来了不用早起，天上掉金子砸破头。”

酒又过了几巡，支书说道：“咱们还是先小人后君子，先立一个合同，上面写明咱们球长毛短的事情，将来有一个颟顸，也好有一个说处。”

尚朝贵一听这话，心里骂道：“这个老狐狸精，玩笑可是开大了。”嘴上说：“立球什么合同，半天还是信不过我。那就算了。”

支书说：“红土黑土，各是各土。”

尚朝贵只好挠着头皮，顺着支书的手写下他平生的第一个合同。这时候他想着就他娘的这样了，好歹先把一百五十块钱弄到手再说，至于烧窑，反正活人不会让尿憋死，还能比监狱里的那日子难过了？写完合同，也喝完酒，尚朝贵说："立下生死文书了，我得回家把被子取来，也和家里人说一声，不要让他们说我悄悄做了谁家的上门女婿，那罪名可是比要饭大。"

尚朝贵先跑到老丈人家里问了一些烧砖的事儿，起码是先把怎么点火问清楚了。老丈人不知道他问这些干什么，尚朝贵说没什么就是随便问一问，一溜烟儿地跑了。

尚朝贵回到家里和老婆说："我给你挣一百五十块钱回来，到时候让你吃得肚子像个蛤蟆。"

老婆一听吓了一跳，说："你上哪儿去弄一百五十块钱回来，不是去抢银行吧，就是记得吃，天生是猪坯子。"

尚朝贵又把两个孩子叫过来说："爹给你们挣钱去了，钱回来了先让你们吃五个糖蛋儿，六个烧饼。"两个孩子一下子泪流满面，他们从生下来还没有听过这样的许诺，五个糖蛋儿，六个烧饼，那是何等的一种财富和荣耀，是他们梦都不敢梦的一种奢侈。尚朝贵看着两个孩子的样子说："没出息，就五个糖蛋儿六个烧饼就把你们高兴成这个样子，要是让你们有上五十万块钱，你们还不一下子成了精。"说那五十万块钱的时候他自己的心都颤了一下，这辈子他还没有说过这么大的钱数呢。

第38节：第七章烧砖记(4)

点火那天，支书弄了桌酒，尚朝贵端起那个酒杯的时候，好像忘记了他从来也没有烧过什么砖，就连一次火也没点过。这个时候他就想着那一百五十块钱和他给他的老婆孩子许下的诺言，他还从来没有给他们许过那样的诺言。喝酒的当儿，尚朝贵问：

“这窑砖下来能卖多少钱？”

“你不是干过吗，还问我，这行情你也该知道。”

“许多日子不干，早忘了。再说这世道也变了，新袄新裤子，谁知道是哪个王八家的媳妇子。”

“对。看你喝酒的样子，就像几辈子没沾过这东西，跟饿狗一样。”

“我就是因为喝酒坐了几天法院，像我们村里的老支书就好了，一辈子也不会坐到那地方。”

“那就是一个老实人。”

“算了吧，老实人不偷吃粪。我就不相信他那儿子是别人给他弄下来的。”

“你这人说哪儿去了，黄鼠狼上吊，往绝处走，谁还能和你说话。”

“好，不说这个。再喝一盅。”

支书原来也是好酒量，一盅也没少喝，尚朝贵还指望他一下子喝多了，他自己去糊弄着把那火点着再说，没有别人在场总是心里少慌一些。看来这支书酒还没到量，精神还那么大，尚朝贵心里只好暗暗叫苦。支书却也是一个清醒人，喝到差不多的时候说：“该走了，不要喝多了误事。”

“再喝一盅？”尚朝贵做出一副没喝够的样子。

“只要点着火，咱们哪怕天天喝。我也见过那生活，只要窑一点着，大功就告成了一半，让小工给你往里面加着炭就行了。是不是？”

“是。”

尚朝贵没法子只好起身去点火。出了门风一吹，他的脑子清醒了许多，心想：老天保佑，好歹把火点着。一出村就看到天上的星一颗一颗往下掉，正好下来能打到尚朝贵的头上，他想这就是一个又一个彩球，要是妞儿这么着招亲就好了。他只听见自己的脚步声，别的什么也听不见。他还从来没有感到自己的脚步是这样的有力，很像一支军队。他闻到了从他脚下升起来的土味，很浓，直冲他的鼻子，让他想起烟灰直冲他的肠子的那种感觉，又难受，又舒服。

尚朝贵往常走夜路的时候，没有看到过天上有什么景象，可这一次他看到了他以往没看到的东西，就像那一颗颗往下掉的星，他以前就没有看到过。虽然他把那想象是一个小姐打彩球，可是他总觉得那东西不是一个好兆头。另外还有田野里的那种安静，也是少见的，他对这种安静一点也不适应，老看见一个个的黑影子在田野里游着，鬼魂一般。他不怕鬼，半夜里走路在他来说是常事，可是今天不一样，他总看见一些影子在他身边晃着，让他不安宁。

远处近处都没有灯光，一片黑灰色浓浓地抹着，一丝儿缝隙没有，他就是想找一条缝钻进去也不可能了。能刺开这黑色的是那一百五十块钱，它一张一张地从那黑色中飘过来，一直飘到他的眼前，也许一直飘到他的心里。这是他今晚看到的唯一的一道亮光。

第39节：第七章烧砖记(5)

到了窑上，尚朝贵就要点火，支书一把拉住了他，说：“东西都准备好了？”

他问：“什么东西？”

“祭窑的东西呀。”

他愣了一下，他不知道还有这种仪式，想了一下说：“我从来也不信鬼神，祭球什么窑，我这人火大，神鬼怕我。”

支书似乎也是这个心情，说：“我也看这事情淡气，不过人家都弄，咱不弄怕到时候一出事就怨自己。把心尽到了，由他去吧，自古生死由命，富贵在天，神鬼不顶球事。”

“就是，都是些裤裆里拉二胡扯球蛋的事。”

柴火已经准备好了，旁边有一把引火柴，还有一盒火柴，一杯酒。尚朝贵先把那酒端起来一口喝了，说：“这就算是祭了窑，今日的神仙就是我，我不点火，就是球玉皇大帝来了也不顶事。”

旁边的人看这家伙一点儿也不怕神仙，心里也不免打鼓，他们好像看到以前别人祭窑的时候隆重得不得了，有的时候还吹吹打打，上供打献，吹胡子瞪眼，真像是神仙下了凡。这个家伙不弄倒也罢了，还把神仙的酒也喝了，还说他就是神仙，那他就不用点火，火自己也能着。

火倒也不难点，尚朝贵把火种往里一扔，里面本来就是一堆的干柴，一见火苗，呼的一声火就蹿起来了，差一点没把他的胡子燎几根，他一下子想起了在监狱里抽白菜帮子把他的头发燎了的时候。火一点着，他一面想原来并不难点，自己吓了自己一通；一面想这就算野驴上了磨，就是鳖也跑不了，这个钱不挣也得挣。这么想着他就觉得那票子就哗啦啦地响着来到他的手上，他叫了一声：“孩儿们买糖去吧……”

那支书听见尚朝贵吼了一声吓了一跳，问他怎么了。尚朝贵笑着说：“我是一下子高兴就吼了一嗓子，吓着你了？”

“我又不是兔子，听一声黄鼠狼叫就能吓着。”

他们在那里说了一会儿闲话，支书就走了。尚朝贵得在这儿一直守到这一窑砖出来。支书临走的时候说：“我每天给送饭来，不过先说好，咱可是一天就一顿酒，你不能每天给我喝得昏天黑地的误了事。”

“架到辕里的骡子，还扑腾个球，只能拉车跑。”

“嗯，也有知道二五一十的时候。”

支书一走，尚朝贵可是真想老婆那两条桶一样的粗腿，想老婆母猪一样的肚子，还有像两个南瓜一样的奶。一想到他得在这里一直熬到这一窑砖出来才能回家，不免丧气，觉得这很是不合算。中途悄悄走了吧，也不合适，吃人笑话，监狱都坐过了，就这么几天想老婆想疯了？

尚朝贵想到这是自己给自己弄了一个监狱坐，没病揽伤寒，寻着不吃买着吃。窑里的火爆了一声，响声很沉闷，他看了看，不是原子弹爆炸，反正窑塌不了，忘了问一声老丈人这窑会不会炸了，要是有那么一回事，那就早早搬出去，不要到头来成了一个死鬼，不怕鬼可以，自己不能先成了鬼。管他砖不砖的，人要紧。

第40节：第七章烧砖记(6)

烧过二十一天（就像母鸡孵蛋一样），又用水阴了十天（就和准备产窝一样），一窑砖就算成了。三声炮响，一开窑，看见里面那蓝蓝的砖，再由一个老一点的人上去拿出第一块，紧接着就是大伙一起跑到里面出窑，这就算他大功告成。

可是尚朝贵第一眼看到的是一片五彩云霞，他想是自己的眼花了，狠劲地揉了半天，再看还是一片五彩云霞。不是他想看到的那一片蓝，哪怕是一片红也行，绝不该是这五彩云霞。这倒是一个早晨，景色好漂亮。不过他还能保持他的冷静，他把一支烟点上，把烟雾往那一片五彩云霞上一喷，说："先把窑出了再说吧，也许就是这么一点不好的。"说完这话就喊着放炮，放炮的人听到一声喊，立即把炮点上，噼噼啪啪，轰轰隆隆，惊天动地，炮一放人们就忘了那一片五彩云霞。

尚朝贵喊叫放炮，看着那一片五彩云霞的时候，支书就蹲在外面啵啵地抽着烟，一言不发。放炮，出窑，全成了尚朝贵在那里张罗。他的眼一刻也没离开那个砖窑。他希望第一层去了之后他能看到那一种蓝色，红色也行，就是不要这五彩色。他心里明白这一窑砖是他的村子半年的收成，要是烧不成他就没法子和他的村民们交代。

第一层去了，还是那样。老支书心里就涌上一种不祥之兆，他的脸一下子就拉下来了，他让两个民兵看住尚朝贵，不要让他跑了。这一窑砖烧不成，他就得去告这小子不会烧砖，骗人，起码也让他赔他们的损失。

窑出了一大半，里面还不见有一色的砖，都是些花色砖，活像是开了一个花布店。尚朝贵也一直看着那窑里出来的砖，一点好的迹象也没有。他明白这一窑砖是完了。他首先就想到了跑，一跑了之，找不着人了，也就算了。他一看他身边的两个大汉，一前一后地夹着

他，他就是想动一下也不行，看样子他只要一跑他们两个人就立即把他的腿弄断。

尚朝贵发了一会儿愣，很快也就转过弯来了，事到如今且不管，先抽烟。尚朝贵刚刚点上一支烟，就听到一声低沉的吼声："给我把这东西拿下。"

话音刚落下，那两个大汉就把尚朝贵按住，扯下裤带就要捆。尚朝贵叫着："不要捆，孙子才跑呢。好汉做事好汉当，不跑。"

支书走到尚朝贵跟前，咬牙切齿地说："我真是瞎了眼，你这狗东西，白白毁了老子一窑砖，那是全村的半条命。你这狗东西！"

尚朝贵说不跑也没用，两个民兵用裤带把他捆起来送回村里，一路上让村里的老百姓看见了都说："这号人就是不能信，当年当支书能带上人出来要饭，他什么事儿做不出来，咱这支书也糊涂，怎么就信了这号人。"

对着村民们的目光，尚朝贵也只好想：老子监狱都坐过了，也不怕你们这些人看，有本事你们就一直看到底，孙子才不看呢。就这样他在这些孙子们的目光中一直走回大队部。两个大汉把他扔到一间小屋子里，把门就锁上了。尚朝贵看了看这小屋子，比他在监狱里的那间好多了。他把裤带系好，心想怎么着也不能把裤子掉下来，把那宝贝露出来可不是玩的。

第41节：第七章烧砖记(7)

尚朝贵被扔在那间小屋里整整一夜，可能是村子里的人都在出那一窑砖，谁也顾不上他，支书也正在那里指挥着。他看了看那窗子，不怎么结实，一扳就能弄断，他又想到了跑，跑了算了。可是还有一种力量让他一直就在那里呆下来，还好好地睡着，一直睡到大天亮。一到天亮，不跑的那颗心就占了上风，不跑，看他们把他怎么样。

吃早饭的时候，支书来了。说："你也真够水平的，一窑砖没有一个是一色的，都是花的。你让我把这砖干什么？给你老婆做了花衣服穿？"

"那敢情好。"

"呸，不要脸。看我怎么收拾你。"

"怎么收拾也得给一口饭吃。"

"我把你那些花砖弄来给你吃，你要是不吃就算你不是人养的。"

尚朝贵火了："挨枪子还得一顿断头饭呢，我也没犯死罪吧。我在监狱里的时候一顿也没少下。"

支书更火："老子就不让你吃这一顿断头饭。几年前你已经带了你一村的人来吃够了，今天一口也不给你。"

"老哥，死罪也得有口饭吃，这不是饿肚子的时候了。"

"吃屎吧。"

"屎也行，总得有个东西落在肚子里。"

说是说，支书还是让人给尚朝贵拿来两个窝头，一碗米汤。尚朝贵一看，说："还是住了一回监狱。"

支书喝了一声，"你说什么？"

"自找的，没怨。"

吃完了饭，支书带了两个人，把尚朝贵带上一直往县里的那个方向去。尚朝贵问他们把他弄哪里去，支书说："找一个说理的地方，不和你在这里穷打牙。"

尚朝贵明白了要把他带到哪里去了，说：“那地方我去过了，比你们说理。咱们的合同你带上没有。”

“我不带合同和你说什么理，理全在那上面，这一回你是插了双翅也难逃，赔不了我们的损失也得让你在那里面住几天，来一个二进宫，你不是觉得那里面不错吗？”

“你想去还去不了呢。”

“真是不要脸。”

“要是真关起我来你得去跟我老婆说一声，别让她说我跟小姨子跑了。”

“你媳妇就瞎了眼了，不能再瞎第二个。”

“球，女人都是七成儿。不信，问你老婆。”

这么磨着牙，他们来到县里的法院。支书对这里还熟悉，一直就走到一个屋子里，里面坐着一个人，支书对他说：“给你弄来个骗子。”

那人抬起头来看了看，问：“骗了什么？”

“一窑砖。”

“把砖弄哪儿了？”

“还在那儿。”

“那咋骗了一窑砖。”

支书就把事情说了，那人说道：“拿你们的合同来。”

不知是什么的一种灵感闪过，尚朝贵喊道：“他们冤我。”

那看合同的人抬起头来：“他们怎么冤你？”

“他们不按合同办事。”

“合同上不是写着你给他们烧一窑砖，他们就付给你一百五十块钱吗？如今你给人家把砖烧得不能用，人家告你也是对的。”

第42节：第七章烧砖记(8)

尚朝贵把合同要过来，指着合同说："你看，你看，这上面写的是我给他们烧一窑砖，他们给我一百五十块钱，这不差。可是这上面并没有说要烧什么样儿的砖，也没说烧蓝的，也没说是烧红的，也没说烧成花的就不行。"

人都笑起来，尚朝贵大声说道："你们别笑，你们要按合同，就得这么办。他们还得给我那一百五十块钱。"

他们更笑得厉害了，就像白天见了鬼一样。可是他们笑完了看到尚朝贵那一脸的严肃，又觉得事情也许并不是他们想的那样的简单，既然是按那一纸的合同，那么合同就是法律，那是死东西。于是法院里的那人就仔细地看那合同，看了许久，说："真的，你们这合同就是这么订的，现在真是不好说什么。按合同就是人家说的对。你们就应该订好烧出什么算合格，什么算不合格，这么糊里糊涂订了，到时候一拿合同反而不对了。这事你们要是不经过法院还好说，你们自己私下处理了也就算了。可是一到这里就只能按着你们这一纸合同办。这是你们的合同没订好。"

支书急了，说："这不讲理了？"

尚朝贵说："你不是说那理全在合同上吗？"

"不管怎说，他是把我们的那一窑砖烧坏了。"

法院的人说："我也知道他是把你们的砖烧坏了，可是你合同上光是说他给你们烧一窑砖，就是没有说烧成什么样儿的，就是他在这里狡辩，你也没法子。"

支书还想说什么，法院的人说："回去吧，你在这里再说也就是这么一个事理，说不清，以后再订这种合同的时候注意一些就是了，不要让别人钻了你的空子。好多的事儿就是让人家钻了空子，你就浑身长满了嘴也说不清楚。"

尚朝贵说："他们还得给我那一百五十块钱。"

“我看你也就算了吧，你也是逮了一个你们合同没订好的便宜，要不然你就得在这里住几天，按诈骗罪判你。”

尚朝贵出了一身的冷汗，粱园虽好尚且不是久恋之家，监狱再美也不是西天福地，这地方不来也罢。那边的支书却不肯甘心，一再问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法子治一治尚朝贵，法院的回答是你让他杀人吧，杀了人就能判他死刑。

他们在那儿说话的时候，尚朝贵说出去尿一泡。他不是犯人，法院里的人也不管他，他一出门就一溜烟儿地跑了。那一百五十块钱真是可惜，以后再想办法要吧，当下是不行了。